

# 盛 世 芻 蕘

---



一 九 三 七 年  
第 四 次 出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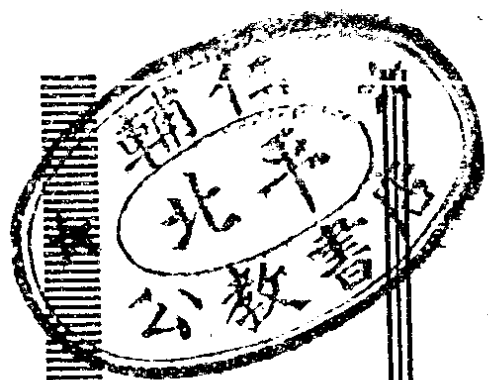
---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行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三十七年

(第四次出版)

# 盛世芻蕘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

NIHIL OBSTAT

*P. H. KAPPENBERG SVD.*

Libr. Censor

IMPRIMI POTEST

*P. TH. SCHU SVD.*

Sup. Reg.

IMPRIMATUR

Yenchowfu, 30. Jul. 1936.

† *AUG. HENNIGHAUS SVD.*

Administr. Vic. Apost. de Yenchowfu

## 盛世芻蕘首篇

### 仁愛引言

善惡正邪之辨，吉凶升降之關，無他：仁與不仁而已。盡仁之道，非愛不爲功；盡愛之道，非上愛天主，下愛衆人，不足以成仁。從末有不愛人而可稱愛主者，亦未有愛主而不愛人者。溯前明萬歷年間，因西儒利公等，進呈經像，此後代有傳人。其時最著者，如大學士徐文定公，大宗伯李我存，少京兆楊淇園諸君子，昌言偉論，著述如林，雖不盡聖學之淵深，亦足發後人之憤悱。所慮理本精微，辭多華藻，誰家爨婢，盡屬文人？既難應對親朋，何以兼通雅俗？若欲得心應口，必須俗語常言，此芻蕘之所由作也。先列鑒閱姓氏，使好學者共知所言之公，以認識天主，爲溯源篇；以天主降生爲救贖篇，以認識自己

爲靈魂篇。以身後吉凶爲賞罰篇。以旁門外道爲異端篇。語甚簡明，事皆緊要，據此究心，庶無舛錯。況窮鄉僻壤，安得人而口授之？得此一編，各人自己披閱，卽與聽講無異。若係不識字之人，或婦人女子，或衰老病軀，欲聞聖道而無人能講，只須一位識字之親友，看書朗誦，又與講道無異。正所謂書中有舌，如獲面談也。謹不避粗疎，公諸同好，於仁愛之業，不無小補云。

盛世芻蕘總目

首篇

鑒閱姓氏

仁愛引言

溯源篇

總問答一章

總講一章

講天主性體計八章

講造物一章

講人人倚靠天主計三章

救贖篇

總講一章

駁問一章

總辨一章

分辨計十五章

靈魂篇

總問答一章

分論計七章

賞罰篇

總問答一章

分解計六章

異端篇

駁問一章

總闢一章

分闢計十七章

盛世芻蕘 目錄

●第一 溯源篇

開講問答式

總講恭敬天主的緣故有三件。

講第一件緣故：這天地萬物，必先有一主宰，生存掌管，不

是理氣，不是自然而然，不是有生有死的人所造

第一張

講天主惟一無二，無始無終。

第七張

講天主無形無像。

第十張

講天主無所不在。

第十二張

講天主無所不能。

第十四張

講天主無所不知。

第十五張

講天主無善不備。

第十七張

講我們最要緊的，就是認天主以救靈魂，故天主二字之外，

無庸旁及。

第十八張

講第二件緣故：天主爲何造化天地萬物，給人使用。

第十九張



講第三件緣故：我們應分該倚靠天主。

第二十二張

講我們在世並無一人不倚靠天主。

第二十三張

講我們一生舉動不可不倚靠天主。

第二十四張

◎第二

救贖篇

總問答：講天主降生救贖來歷。

第三十一張

來書駁問。

第三十六張

回書總辨。

第三十八張

辨明人類元祖由土而造。

第四十張

辨明元祖犯罪由於自主。

第四十一張

辨明元祖當受重罰。

第四十二張

辨明天主不棄罪裔，必來救贖。

第四十四張

辨明天神代救，聖人代贖，各人自己補償都使不得。天主降

生，並無褻瀆。

第四十五張

辨明無形有形都由得天主。

第四十八張

辨明天主的全體大用，降生更顯。

第四十九張

辨明天主降生，不從天降，不由氣化，亦不受女胎拘縮。

第五十一張

辨明天主降生恩教，萬國流傳，中土自漢唐以來，早有憑據。

第五十二張

辨明降世之主，即在天之主，人類可爲天主教子，與天主聖

子大不同。

第五十四張

辨明降生天主，以天主性而兼人性，與世上聖人大不同。

第五十六張

辨明天主降生的憑據，先傳後驗，與中國所稱奇瑞大不同。

第五十九張

辨明天主耶穌受難釘死，仁至義盡，德備功全，其尊無對。

第六十三張

辨明耶穌救贖之恩，古今通受。

第六十八張

辨明救贖之恩，身前身後，受福無窮。

第六十九張

### ●第三

#### 靈魂篇

總問答：論生氣，不是靈魂。

第七十三張

論天地神人萬物，共分五類。

第七十五張

論靈魂，覺魂，生魂，來路不同。

第七十七張

論覺魂，生魂，必滅，靈魂不滅。

第七十七張

論明悟，記含，愛欲，可證靈魂不滅。

第七十八張

論自主之權，可證靈魂不滅，  
論生前事業，可證靈魂不滅，  
論古來書義，可證靈魂不滅。

第八十張  
第八十二張  
第八十三張

●第四

賞罰篇

總問答：解造物主真傳，俱該深信不疑。

第八十五張

解生前禍福，算不得真賞真罰。

第八十七張

解身後虛名，與本人賞罰無干。

第八十八張

解世上吉凶禍福，俱係勸戒之方。

第九十張

解天堂善報自古聖賢，俱真心切望。

第九十二張

解無形之靈魂，能受賞罰。

第九十四張

解天主聖教，所講天堂地獄，奉有真傳，與佛老妄言，名同

實異，

第九十六張

●第五

異端篇

來書駁問。

第一百零五張

回書總闕。

第一百零六張

關世俗所奉北斗，文昌，城隍，土地，金烏，玉兔，井，灶

門神等。

關佛有弑母，棄父，傲世，欺人，四大逆。

關輪廻有十大弊端。

關占卜。求籤。灼龜。起課等。

關選擇日辰宜忌，星宿吉凶等。

關畫符念咒，去病逐邪，師公師婆，蠱毒魘魅，請仙扶乩，

妄言禍福等。

關相面。

關推算命運五行生尅。

關風水方向。

關祈晴禱雨，供獻妖道龍王。

關禳災打醮，野祭呼魂，掃房接魘。

關佛家吃齋戒殺。

關念佛參禪。

第一百零九張

第一百一十三張

第一百一十五張

第一百一十九張

第一百二十二張

第一百二十六張

第一百三十張

第一百三十二張

第一百三十四張

第一百三十八張

第一百四十張

第一百四十二張

第一百四十五張

盛世芻蕘

異端篇目錄

陸

關燒神化馬，紙錠紙錢。

第一百四十八張

關超度破獄。

第一百五十一張

關修煉內丹外丹。

第一百五十四張

關娶妾。

第一百五十八張

關毀謗。

第一百六十一張

## 盛世芻蕘

### ●溯源篇

假如有一位，或友或親，來聽道理，彼若不先開口，必當問云：有何見教？彼若回云：聞得先生們，常勸人恭敬天主，因不曾明白這緣故，特來請教。我當謙辭奉告云：承尊駕來問恭敬天主的緣故，這是人生在世，頭一件當緊之事。但此道理，係超性以上的學問，就是那聰明睿智，博學鴻儒，也不能闡揚萬一。然廣大精微之理，都在平常日用之中。故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芻蕘之言，聖人擇焉。謹將傳下來的幾句粗淺話，略說一說：從來善講不如善聽，我雖不善講解，尊駕係善聽之人，因其已言，即能知其所未言。

世間事務，竟有幾件不用指點的：第一件，各樣使用之物，都要查究他的來歷。又一件，若別人或留我居住，或管我衣食，或給我銀錢房田之類，就想不是無因而至，必問明給我的緣故。又一件，自小就知道愛親敬長，

一切事情，都全全倚靠着父母。這三件事，不論聰明人，愚蠢人，個個俱如此。今要明白恭敬天主的緣故，只將這三個意思，往前推論去，必能猛然醒悟，巴不得快快的恭敬天主了。其推論之法，聰明人原不煩細說，今先將頭一件論起。

各樣物件，既知道都要查究他的來歷，難道這樣的大天地，這樣的多人物，倒不該查究一個來歷麼？房屋器皿，係工匠所成。文章字畫，係能人所作。從未有自然而有，自然而成之物。今尊駕現住的房屋，現用的器皿，有人說，不是工匠造的，尊駕必笑其愚癡。讀書人，見了一篇好文章，博古的，見了一幅好字畫。必詳看是何名人手筆，斷不肯輕易放過。今高天厚地，豈不是覆載吾人的大房屋麼！天地內的萬物，豈不是供給吾人日用的器皿麼！日月星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充滿兩間，豈不是一篇絕妙的大文章，一幅絕奇的真字畫麼！平常人的手筆，尙要留心查問，這樣的大文章，真字畫，每日在眼前展玩，竟不查問一聲，把有用之心，

置之無用之地，如何使得。古人求道之法，叫人『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這兩句話，說得最妥當。只將自己的本身，想一想，由筋骨皮毛，以至臟腑脈絡；自耳目口鼻，以至四體百骸，那一件，那一處，不是奇妙的。言從口出，聲從耳入，一腔心血，能感七情，一點瞳神，能收萬象，手能運動，腳能行走，飲食到胃即消，種種難言之奇妙，都從什麼地方來的。若說是父母的能幹，父母並不知道，若說是自己的能幹，自己從何而有，若說是自然而然的能，你出了母胎，沒有大人乳哺，尙不能自然而然，長大成人。那從無而有的時候，倒能穀自然而然，齊全完備麼？再此身之外，由上天而至下地，粗粗的看一看，太陽晝夜長短，年年不錯。月亮自望而弦，月月如此。星宿之多，雲霞之美，空際中的飛蟲鳥雀，海山內的鱗甲獸蹄，以及寒暑溫和，應時而至，風雷雨雪，順意而來。這樣的事情，若說沒有主兒經管，沒有主兒安排，怎麼肯自往自來，自生自長。又怎麼肯聽我們使用。故自一身以至萬物，應該首先慎思審問，查究他的來歷。可



笑普世之人，醉生夢死，不知查究者甚多。離經畔道，人自爲說者亦不少。我且將各家杜撰的話，做一個笑談。道家說：一氣化三清，這天地萬物，是我老君造成的。佛家說：一切山河大地，皆我妙明真性中物。讀書人，都說：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又有的說：天地萬物之根，不外乎理氣兩字。俗人說：盤古三皇，開天闢地。又說：不曾造得完全，幸賴女媧氏，煉石以補其缺。這五六樣說法，都做了口頭的常言俗語，也不管是真，是假，愛說誰家的話，隨口便說。這種光景，猶如一班無賴棍徒。看見幾間房屋，或幾頃地畝，抹煞了本來產主，竟說是我祖宗創造的，或說是我的銀錢，親手自置的，一傳兩，兩傳三，從旁之人，遂妄言輕信，殊不知物各有主，安容此輩，冒名頂替。況所說的老君，是周朝一個史官，姓李，名耳，唐高祖因其同姓，故追封之。釋迦牟尼佛，係印度國人，亦周時所生，盤古，三皇，女媧，俱見於外紀，荒唐不經，設有其人，亦不過如伏羲神農一樣。可見老君菩薩等，明明俱生在天地萬物之後，與我們一

類。彼雖大言不慚，必不能掩耳偷鈴。況既有造化之能，爲何將天缺了一塊，又待後人用石頭添補，如此笑談，何煩多辯。獨有理氣之說，似是而非，爲害更深。如細米外的糠皮，真金內的沙土，若不碾不淘，人皆認糠爲米，認沙爲金，竟不知糠之內，尙有細米，沙之外，尙有真金。故不得不反復辯明。氣乃物之材料，據說：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請問，爲之者是誰？蒼蒼之天，並無靈明知覺！故日食月食，俱可預先算定，何能生物與人？理之實有二：一係有形之理，如玉石草木，縱橫之紋理。一係無形之理，如五刑掌於大理，五倫統於性理。然未有木石，則紋理從何而來。未有主持世教之人，則五刑從誰而定，五倫從誰而起。若說此物未有之先，必有造之之理，然後纔成此物，此又屬造者之聰明。苟無造者，請問此物之理，從何而出。由此推論，是有形無形之理，俱依於物，而不能生物，一言可解，何用多文。奈後人無處撈摸，只將理氣二字，翻來覆去，拉扯支吾，不說理卽是性，就說氣有良能。在他們本意，誠恐流入異

端，變爲虛無寂滅，故認一理字爲定盤星，使人不得走移，豈知根原未得，還是皮毛膚殼；不過以糠爲米，以沙爲金而已。請看歷朝的道學先生，不啻千百。著書立論，不止五車。何以此是彼非，此長彼短。如朱陸異同，互相攻擊，是何緣故？總因三代以前，性道之理，引而不發。又將最要緊的『致知格物』，『本末終始』的原文，盡行遺失。天主的正教，又未曾廣揚於中國。就是這糠皮沙土，各人奉爲至寶，見了細米真金，不獨不能認識，反視爲異樣了。尊駕今日，來問天主的道理，我爲何先說這些話。當知道胃中停了宿食，雖有嘉餚美味，必不能嘗。這些佛老女媧，盤古三皇，理氣等說，都是陳羹冷飯停在胃中，最難消化，若不掃除乾淨，雖有正經道理，必不能領受。今尊駕意下，未知如何？先將陳見掃除，則天地萬物的來歷，就能明白到底。且信認天主的心腸，亦必十分穩當，欲罷不能，如易經說：『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次序分明，然只說得一個有字，不曾說明從何而有。惟天主教

所傳的來歷，最清楚，最明白。經上說：未有天地神人萬物之前，先有一個惟一無二的天主，自有自立，無始無終，靈妙純神，無形無像，赫赫明明，無所不在，全包萬有，無所不能，精通廣大，無所不知，福德美好，無善不備，乃以全能全智全善之體，發爲至仁至義至公之用，從無物之中，化成高天厚地，肇造神人萬有，掌管之，保護之，這就是世界起頭的真來歷。尊駕恐未能透徹，不妨逐句分開，再說一番。

怎麼說天主惟一無二，無始無終。因普世受造之物雖多，只有兩樣：一係有始有終的，如禽獸草木之類。一係有始無終的，如天神魔鬼，我等靈魂之類。單單這惟一無二的天主，於無天無地，無人物之前，顯自己的靈明神體，無所從生，而萬有皆從天主以生，故謂之無始無終。最多的天神，萬惡的魔鬼，若大的人世，假令天主不欲存留，一命盡滅，而天主之威靈榮福，不減絲毫。可知自古迄今，至於世末，除了天主，再無一人一物，可稱得無始無終者。因這天上地下，有形無形之萬有，都係天主生存掌

管。所以萬國的聖經賢傳，俱獨稱天主爲其尊無對，這一句，就是無始二字的註脚，亦是惟一無二的正解。請看一國之尊，莫如君，一家之尊，莫如父。而君與后對，父與母對，等而下之，相對者更多。假令天主不是一個，則天主與天主，必皆相對之尊，如何說得其尊無對。後世老佛之流，明明是天主所生衆人中，一個平常庸俗人，肆無忌憚，妄稱無始，世間的僭越自欺，未有甚於此者。設有人，再問天主是誰生的，只將無始二字，想那其尊無對的解說，即可知天主，確係自立之體，若再有生天主的，豈特相對，且有比天主又尊的，在前頭，更大不合其尊無對的稱呼了。人當不會聞說天主的時候，連那天地從何而有，人類從誰而起，一概俱不理論。今既聞得有個天主，反抹煞無始的來歷，又問誰生天主，這是什麼心腸。曾子說：『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並不聽見人，問這十目十手，是誰身上的，此身是誰生的。易經說：『太極生兩儀』，後人以爲不足，增以無極，又增以無無極，無無無極，一轉一轉，不過多添了一個無字，便撒開手，

到底不會有個着落。今天主聖經，說明惟一天主，無始無終，頓解千古不解之疑，何等直捷痛快，乃志大言大，妄自推求，如係真來問道者，決不肯出此游戲之言。請看數起於一，算萬千百十之來歷，至一而止，樹由於種，問花葉枝根之來歷，至種而止。今萬有俱始於天主，故求明天地，人物之來歷，至天主而止。大學云：『知止而後有定』。不止不定，則此心所向，自不能專一，必致狐疑滿腹，不說天地無主，就說天主不是一個，臆見甚多，皆從不知所止而來。要解此疑，並非難事：我從不曾聽見有國而無國君，有家而無家長之理。但一國，只有一個朝廷，一家，只有一個家長。設有兩個，則政出多門，亂綱無主。尊駕豈不聞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之說麼？國有國政，家有家法，既不可無人統率，亦不可多人亂管。今每日的晝夜，每月的朔望，每年的春夏秋冬，若不是一個天主生存掌管，永遠無窮，何能往古來今，絲毫不錯。舍此不信，聽見那有始有生的佛老，倒沒有一點疑心，磕頭禮拜，甚屬不解。現在各處寺廟，供的泥塑木雕，

並非一個名色，不誇西邊菩薩好，就說東邊神道靈。俗人亦言：若要佛法興，僧讚僧。此與其尊無對的道理，可能相似否。誰爲正道，誰爲邪說，請尊駕自己評論一評論，因這是信認天主的根基，此理一明，便可往前深究了。

怎麼說天主無形無像。現有形像之天地人物，既從天主而生，可知天地人物之外，並無一形一像。而此造化形像之天主，應該超出萬形萬像之外，此理最顯而易明。且有形可見之物，不拘何樣，都有個起頭，後來必竟，或變或滅，從未有，有形像而無始終者。故能知天主無始無終，即知天主必然無形無像。今人人也知道有生於無，若沒有無形無像的天主，這世上有形有像的天地人物，從何而來。還要知道無形之類，尙有幾等：光無形而有色，聲無形而可聽，氣無形而可臭，理無形而拘於事物，神鬼無形而受造於天主。故皆與天主之無形無像，大相懸絕。後來老莊仙佛之徒，所說：清淨無爲之無，槁木死灰之無，空虛寂滅之無，又係矯揉造作，強有爲無，

與天主之無形無像，更大不相同。誠恐只認了一個無字，誤爲一樣，不得不分解明白。惟天主之無形，非寂非空，非理非氣，以莫可限量之靈明，具資始資生之奇妙。不虛而至實，不顯而至神，我們世上的人，從沒有什麼言語，可將天主無形之體，說個透徹的。就如天上地下，不拘何等神鬼，皆係天主所造，皆聽天主的驅遣，現受天主的永賞永罰。然我們書上，尙難形容，只說他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何況那造化鬼神的大主宰，如何說得來。若以爲既無聲臭形色，又從何處見其靈明神妙。獨不想世間萬有，非天主靈明神妙的憑據麼！況眼中不見，心內無疑的事甚多。今聞得天主無形，反生疑惑。若是讀過書的，不該有此一問。書上所說性道等，何曾有個聲臭形色？當時子貢，入見夫子之道而悅，這個見字，豈是隨口白說的麼！今天主爲道之大原，真心篤信的人，自有無形之形，無像之像，常存心目，其靈明神妙，較肉眼所見，更親切，並非摹想思擬之比，此與天主無所不在的道理相聯，請尊駕再聽一



聽，果然自愛自己，決不肯輕易放手。

怎麼說天主無所不在。天主不藉萬物而在，所以一物未有之前，天主先萬物而在。萬物必藉天主之在，所以天地萬物造成之後，明知天主無所不在，若不是天主無所不在，何能保存掌管？只看天地萬物，件件各得其所，這就是天主的靈明神妙，充滿無涯，沒有一隙之處，轉盼之時，離開天主的憑據；猶如有人經營一物，人與物必不相離，人若少離，物必踈失。天主既操掌握之大權，所在俱有天主，誠一定而不可易者。凡聲臭形色的體質，有了一件，在上即不能在下，在內即不能在外。天神魔鬼，雖無形質，受造於天主，俱有定限，比之天主，不啻螢火之擬太陽，故非右即左，非前即後，處處不能同在。獨有天主的無形無像，係自有自立之神體，能上下內外，左右前後，無所不在也，但不是人的見識，想得到的。由天地之內，推而至於天地之外，廣大無際；論人的見識，天主只有一個，如何處處皆有天主，欲明此理，不得不用一比方，自古傳說：人身一

小天地。又說：心爲一身之主，身指肉軀，心指靈魂；肉軀無靈魂，便成一塊死肉，有了靈魂，耳目口鼻，四體百骸，盡皆生活，痛癢雖輕，亦難忍受。然靈魂只有一個，而主宰週身，處處皆有靈魂之全分。夫以天主所賦之靈魂，尙有如此能力，充滿這個小天地，無一毫遺漏，豈自有自立之天主，反不能充滿自己造化之天地耶！天地雖大，在天主看來，不啻靈通之在吾身，今吾身自頭至脚，那一處沒有靈魂，此處便同木石。可知天地萬物，那一處沒有天主，此處必不能瞬息保存。這個道理，我們讀的書上，深藏此意甚多。卽如中庸所說『慎獨』兩字，極其真切。若不是天主無所不在，恐懼的是誰，顯現的又是誰，那不見不聞之在，樂得放蕩逍遙，爲何倒要不疚不愧。難道誠實無妄之書，也學了佛家的虛張棒喝麼？今真實實，明說天主無所不在，不惟慎獨的工夫，都有着落，且容易令人改過遷善。常見兇惡之徒，莫不藏頭蓋脚，若能個個知道瞞得人，瞞不得天主，雖滿心要幹不好事，自知無地可容，不得不回心轉意。故教中先輩，

嘗稱西學，有修齊治平之實效。

怎麼說天主無所不能。天主爲萬能之原，憑他什麼樣的能，沒有不從天主所發。當萬有未造之前，天主之能，無窮無盡。及萬有已造之後，天主之能，仍無窮無盡。假如天主，若要再造萬萬千千的世界，件件美好，俱換不同的新樣式，亦不過呼吸就成，未曾費了天主絲毫之力。現有我們人類自開闢至今，其面貌聲音，個個各樣，少有同者，似此眼前些小事，人皆不理論，要非天主，無窮無盡的全能，如何有此作用。今上天下地有能之類，不過天神，魔鬼，世人，三樣；但其能，都出於天主。能小卽不能大，能大亦不能小，能於一時，不能時時皆能，能於此處，不能處處皆能。又只有運用之能，並無新創之能，若說巨細精粗，隨時隨處，存舊創新，無所不能的，只有一個天主。卽將造成的天地萬物，略想一想，便知其能，無可限量，無可比方。請看世上的人，造一件器皿，蓋一所房屋，憑他能幹，先要材料，後要傢伙，費力勞心，經年累月，然後纔得告成，且

容易朽壞，必不久長。獨天主當時，造成萬有，從無而起，只用一命，頃刻齊全。由今以思，天主的命，卽天主所用之材料。天主的命，卽天主所動之傢伙。天主的命，卽天主所勞之心力。未出命之前，一物全無，既出命之後，萬物雖多，無不應命而有。從那起初的成就，直到以後的保存，併現在的行四時，生百物，窮富壽夭，禍福吉凶，都在天主定命之中。人只看天主所行之命，再看人物聽命之奇，卽知天主之能，誠哉無所不能。怎麼說天主無所不知。既然天主無所不在，則事事物物，俱經天主親眼看見，豈尙有不知之理。今欲論天主之知，先要分別知字的不同：有聽人傳說之知，有看明書籍之知，有按法推算之知，有據理揣度之知，有憑空悟想之知，雖然事情真確，皆非天主之知。就將自己本身而論，外面如背腰，內裏如臟腑，口中都說知道，究竟誰能明白知道，皆因不曾眼見，所以與天主之知，大不同。樹上落一片葉，頭上落一根髮，人且見而不知，天主則無纖細之不知。或偶從魔誘，或偶起私情，已且過而不留，天主則

無幽隱之不知。總之天主的聖性，沒有一件，不是超越尋常之外的。今說到這無所不知，更係聖性中最超越之事。何以見得，聖性之知，非同小可，過去的，未來的，現在的，不分大小，不拘隱顯，不論有形無形，從天地未有之前，直到天地終窮之後，盡在天主明鑒之中，比我們人看自己的手掌，還更明白。除了天主之外，在上如直通的天神，在下如狡猾的邪魔，俱不能髣髴億萬分之絲毫。若說人類的聰明，更提不起了。憑他明目達聰，隔了一張紙，就不知紙外是什麼東西。離了一箭地，就不知前頭是什麼響動。一個兩個的物件，見了就知，若到了七八個外，非數一數，決不能知道數目。因係天主所賦的聰明，都有定限。在人看來，或智或愚，然相去不甚懸絕。今既知天主之知，係無窮的通透，無限的高深，凡神鬼隱微之念，人思想之事，念頭一起，便知始末根由，毫無藏匿，稍有善根的人，必然時時膽戰心驚，像那曾子當時，一生一世，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他若不信天主無所不知，爲何有此畏懼的心腸。

怎麼說，天主無善不備？天主之善，本至全而不缺。且至純而不雜。又至足而不能虧。更至永遠而不能變。所發不可見之善：上生尊健明潔之天神，多而無數，下生明悟記含愛欲之人魂，世世不絕。所發可見之善：大如明天，廣如厚地，光如日月，多如海山，猛如虎狼，毒如蛇蝎，重如金石，輕如鴻毛，小如螻蟻，微如芥子，其內像，外像，各類俱有不同之美好。卽一類之中，形有大小，質有精粗，勢有強弱，味有高低，色有濃淡，聽人各適其用。若兇殘之物，用處猶多，併可做醒下愚，並非無益。今有衆口常言的一句話，不合而同，經我說破，人皆不能自解：如晴雨寒熱等，本與人心不對，然開口必先說一『好』字，久旱亦云『好』晴。久澇亦云『好』雨。凡天主所行之事，不敢不將『好』字在前。中國土音雖別，這開口的好字，大略相同。可見天主之善，允協人心，人自不察耳。倘有一物未曾見過，人雖極巧，必不能揣其形聲色味；見過之人，亦不能摹寫一二，這離了無善不備的天主，誰能發出這許多的美好，給人享用？請看歷代各國之

人，所製種種穿的，吃的，動用的器皿什物，沒有一件，不效法天主造化的式樣。所定上下尊卑，視聽言動的禮節，沒有一樣，不效法天主生成的規矩，併那身心性命的道理，都包藏在天地萬物之內。只要人自己勤求取法，勝於尋師訪友。假如有人，欲說明天主已發之美好，憑他什麼能說能道的口才，也不知從那一頭說起。說了萬萬千千的話，也不能說明一件些小之物。更要知道發出這無盡無休的美好在外，而天主本體之善，不減一毫，與那未曾造化天地神人萬物之前，還是一樣，故謂之無善不備。

這幾段話，已將天主聖性內全能全智全善之體，略略的說了一個大概兒。全體既明，則所發至仁至義至公之用，自能領略；而天地人物的來歷，亦能清楚。但萬物真原內，有云：天主造成天地，其說甚廣，雖數千百冊，亦紀載不盡。今我與尊駕，不過立談之間，如何就能說完這個來歷？當知我們要緊該明白的，就是「天主」二字。天主非他，係天地神人萬物之大主。造化天地，生育萬物：是天主全能中所發之至仁。雨暘寒暑，均得其宜，動

植飛潛，充廣其類：是天主全智中所發之至義。風俗有文有變，無天不覆，人雖或善或惡，無地不容：是天主全善中所發之至公。並非自然而有，亦非理氣所能，又非後來有生有死，有姓有名的人所造。單單只有一個無始無終，無形無像的天主，用他自有自立的全能全智全善，造成這世界，從無而起，應命而成，亘古不改，這是要緊該明白的事。其餘的閒話，如天有幾層，地有多大，日月有多高，風雲雷雨，是怎麼來的，另有專書備論，與我們今日所說認天主，救靈魂的道理，無甚干涉。就如京內多寬？乾清門多大？太和殿多高？與民間奉公守法之事無干。若是一位真來問道之人，決不肯將此沒要緊的話，徒勞唇舌。

再我與尊駕今日說起話，原借世務上三件事情說起的。這查究來歷，是頭一件，來歷既明，就該知道天主爲什麼緣故，造這天地萬物。嘗見飛禽走獸，構巢穿穴，爲要安身，我們人類，造房種地，爲要成家，從未有一無所用，空空白做的事。今這天地萬物，天主並不曾用着，卽天主使令的天



神，永罰的魔鬼，亦不曾用着些微之物。眼見使用的，惟有我們人類，頭頂的是天，腳趾的是地，口裏吃的，身上穿的，在家出外動用的，沒有一刻，可離去了萬物，而萬物亦無一刻，不順人使用。就是死後，還要衣衾棺槨，築墳埋葬。可見天主生我們人，在此世上何等尊貴，好像奉差官員一般；有俸祿贍養，有驛遞接應，有衙役伺候；只因每日慣了，不在心上，仔細一想，明明知道這天地萬物，係爲人所造，沒有一點游移。論世上通行的道理：受了國家的高官厚祿，必竟該盡忠；感激父母的懷胎乳哺，必竟該盡孝。今天主爲我們人類，將這無限的美好，時時供給我們，聽憑使用：富貴人，有富貴人的體面，貧賤人，有貧賤人的過活；慢說後來，還有別樣大恩，無窮無盡，卽此以生以養，也就如大海之深，難以形容了。從前不知道來歷，將此大恩，或放在別人身上：如佛老玉皇之類。或放在有形的物件上，如敬天地，拜日月，朝星斗之類，或分開各鬼神名色：如雷雨風雲，山川河海之類。今既究明來歷，知道世俗鬼神，一概都

是冒名頂替，並不由他掌管：自天地之大，以至一蟲一草之微，皆在天主掌握之中，已經反覆辨明，難道還不該改悔前非，棄邪歸正，而甘爲辜恩負義的人麼？有一種自以爲是之徒，聽見天主教，好像冤家仇敵，偶遇一個奉教的親友，就說你這樣一位明白的好人，爲何也去進了天主教！可憐說這樣話的，且問他此身，現在何處？若係一個天外的人，或者還由他說罷，如仍在天內，獨不想生民以來，誰能自己不死，脫逃天主之定命？死既不可免，而敢肆無忌憚，我很替他害怕。古人曾說：孝爲百行之先。倘有人多才多藝，有守有爲，不吝不貪，不淫不傲，各樣都好，單單不認親生的父母，信人哄騙，亂去孝敬別人，有知道根兒的，好意告訴他，反視爲仇敵，不肯辨明真假，總說我行的事，並無差錯，怎樣的人，去得去不得？若說狠去得，恐難逃公論，若說親生父母，必該孝敬，這一種悖常違理，不聽勸化的人，斷斷行不去的。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無父無君，就是禽獸了。如此說來，是君父之恩，沒有一個不該報効的。今棄去

造天造地之大君，叛離資始資生之大父，反敬信庸人頑物，又不受人指點，自以爲忠孝已全，何必格外生支，殊不知道之大原，出於天主。設或一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或只知父母而不知有君，皆爲悖逆。今只知君親之當忠孝，而不知君親之上，有一天主，這是何等的悖逆！我再奉告幾句最簡最明的話：天主造這天地萬物，不是白白給人受用的，原命人恭敬天主，遵守教規，與那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是一個道理，故教中書內，嘗說：天主生物以養人，生人以事主。那不曾恭敬天主的人，雖心中不肯信認，其實時時刻刻，不曾離了天主。更當知天主大公無外，雖惡黨罪魁，尙不肯須臾棄了他，照臨養育，除死方休。人雖極頑極蠢，亦知滴水難消，昧此大恩，於心何忍？這就是我們恭敬天主的真緣故。再將所引第三件，倚靠父母的比方，說一說，纔知道恭敬天主，不獨是我們該當倚靠的本分，竟處於不得不倚靠之勢，更有不可不倚靠之理。

怎麼見得是該當倚靠的本分？俗人說：受恩不報非君子。請問恩之最大者

是誰？私恩莫大於父母，公恩莫大於朝廷。若公私並大，時刻不離之恩，單單只有一個天主。因君父之恩，必有間斷。常言道：轉背不知兒啼哭。又說：上明不知下暗。獨有天主無所不在，無所不知，故其恩，毫無間斷，豈不是我們本分內該當倚靠的麼？

然算來還有一個沒奈何，不怕你不倚靠的事勢。何以見得？孩提之童，不倚靠大人乳哺決不能長成；文武官員，不倚靠朝廷威福決不能做官；我們人類，不倚靠天主造化，決不能生存，這倚靠之勢，由不得自己做主。假如有一個不信天主的人，滿心不肯倚靠天主，指望用自己的力量，另去創一處乾坤，猶如山鄉草寇，不肯倚靠朝廷，自己要想爲王爲霸的一樣，到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終不能漏網脫逃，那背叛天主的人，亦是如此。你這身命從何而來，算係過去之事，不必提起了，只問你現在日子，是怎麼樣過活的？那多多的事情，我也數不來，說不盡，只說一件極平常的小事：天主生了你一雙眼睛，能看明萬物，收存於心，這所以然之理，一定

不能知道，好像本身自有自生的光亮，豈知兩眼雖明，若不倚靠天主，生這太陽之光，終於黑暗；論天主的全能，常使野獸微蟲，尙能夜中見物，不必倚靠外光，何以使用萬物的人，反不能看見？這就是要滅人的驕傲，令人明白自己，毫無能幹，全要倚靠天主，方能過活。由眼目而推之，行立坐臥衣食居處，以及才智聰明等項，本身都不完全，件件事情，俱要倚靠天主，另生的萬物，補其缺欠。可見這倚靠之勢，係天主一定之法，沒奈何，不得不然，比不得親友往來，要倚靠他不要倚靠他，憑我自己做得主的。

今件件倚靠天主，獨有此心，不肯倚靠天主，不獨於理不順，且一切事情，俱有大不妥之處。今卽一身而論，幼小無知之日，尙不曾明白世情，到了成立的時候，喜怒哀樂之情，酒色財氣之事，子孫壽考，富貴功名之念，每日輪流轉運，此去彼來；加以吉凶禍福疾病災傷，不由人算計，說古怪，就古怪，彼既不肯倚靠天主，又何敢自恃己能？雖平時假仁假義，

到此境界，免不得滿腔惶惑，遂至無所不爲，或倚靠命運，或倚靠相書，或倚靠吉日良辰，或倚靠堪輿風水，或倚靠順利吉祥之兆，或倚靠師巫符咒之能，或倚靠問卜求籤，灼龜打筮，或倚靠齋僧念佛，吃素燒香，種種費力勞神，時刻有鑽西扯，管不得異端邪說，只求呼應得靈。可憐此輩，所求之福不到手，先去了自己現有之財，所懼之禍不能免，又加了背主忘恩之罪，且將一生倚靠天主之恩，都歸與別人，感其神通，頌其功德，大惑終身，日無寧晷，憂愁困苦，與死爲鄰，皆因不肯倚靠天主之故，猶如做官的，不肯一心倚靠朝廷，做奴僕的，不肯一心倚靠主子，暗裏鑽營，希圖僥倖，人前假粧體面，心內實不平安，惟恐所算無成，又怕事情敗露。獨有做忠臣義士的人，赤心爲主，公爾忘私，身家性命，生死存亡，毫無顧忌，都倚靠着在上之人，內既平安，外亦體面，但這好處，人都知道，爲何說得破？忍不過忠義之人甚少，貪財好色之徒甚多，皆因不曾倚靠天主，遂如水上浮萍，無根無鑿，明知好處所向不專，然怎麼見得倚靠

了天主，就有根鑠？因教中規矩，係天主所立，真心奉教的人，彼此責善，不像那讀書的，只管讀書，燒香的，只管燒香，他爲人的好歹，一些不管的，故憑他什麼教門，總沒有天主教認真。我將所守的天主十誡，念與尊駕聽：一，欽崇一天主萬有之上，二，毋呼天主聖名以發虛誓，三，守瞻禮之日，四，孝敬父母，五，毋殺人，六，毋行邪淫，七，毋偷盜，八，毋妄證，九，毋願他人妻，十，毋貪他人財物。這十誡總歸二者，愛天主萬有之上，愛人如己，此就是天主定立的規矩，付於人心，不教自知，故謂之性教。後復傳諭大聖，諄諄垂訓，不論男女老幼，智愚賢不肖，一概俱要遵守，不守十誡，算不得是恭敬天主的人。今請尊駕，將此規誡想一想，以專志，謹言，勤行，上愛天主；以勿僂，勿淫，勿偷，勿訐，勿慾，勿貪，下愛衆人；君親師長之慈嚴，臣僕子孫之忠孝，又爲愛人之首務。司教督率於前，同友勸勉於後，日有省，月有課，敗行者，責其悔改，不悛者，必行苦勸，一毫非理之事，不容雜入，只要他肯信天

主，雖恣睢暴戾的性情，奸詐貪淫的風俗，倚靠天主，必能改過遷善，變爲好人，各樣旁門外道，曾有如此變化人心的好誠規麼？曾有如此時刻勤求，交相儆醒的好法子麼？無非湊合成文，虛應故事，聽見他幾句好話，就混說各教都是勸人學好；豈知好有真假，亂說不得！那辨別真假之法，亦最容易，先看教訓我們的人，自己認真不認真，再看奉教的人，有效無效，則真好假好，一目了然。今且不必討論別的效驗，只看遵守天主聖規，安分度日的人，雖受貧窮患難，疾病災傷，本身先少愁煩。而一切算命相面，選擇堪輿，符呪吉祥，求籤問卜，許愿酬神等事，又從不與聞，豈獨省費銀錢，又免許多勞碌，更喜隨寓而安，又無畏首畏尾，忌諱疑心之態。這現在看得見的好處，就比那不倚靠天主的人，有如天淵之別了。卽此一着，便知真假。請看犯法之人，十有八九，都因財色而來，民間的爭鬭，亦多因忿怒而起。今於夫婦之外，不犯二色，非義之財，分文不取，少有缺欠，例必補償，情願忍辱吃虧，不敢較長論短，如此爲人，自然大



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修己安人，兩者俱全。我所以說，不得不倚靠之中，更有不可不倚靠之理。與其悖理亂行，自生苦惱，爲何不學順理遵行的教中人，好得坦然無恙呢？若說趨吉避凶，係通行之常法，我看有忌諱的人家，與那沒忌諱的人家，都是一樣，並不曾因有忌諱，個個都是夫妻到頭，子孫興旺，財源茂盛，無病無災的；既不能個個靈驗，則所得的好處，明係天主大公無私之恩，此輩不過像一班撞木鐘的光棍，指官誑騙耳。每見人家做一件些小事情，尙要妥當斟酌，不肯輕易下手，豈有身心性命的大事，只管和光同塵？我看尊駕是一位出類拔萃的人，蒙天主指引，喜歡傾聽，故不覺娓娓而談。今聞了天主造化的來歷，和我們恭敬天主的緣故，並人人都該倚靠天主的情理，或是或非，胸中必有成見了！倘有疑惑，不妨明示，以決從違；果然深信不疑，萬勿徒托空言！又或有人，聽過以上這一番說話，卽云：天地萬物，先有一個自立的主宰，造化保存，並非理氣所能，亦非後人所造，其言甚爲真切，但修己安人之學，儒書極

其詳備，只因後人不肯力行，並不是教法不好，又何必西洋先生們，遠來傳示？答云：尊駕此言，失於輕率！縱然詳備，又何妨代有真傳，若說詳備之餘，不用別人，則周公之後，何煩孔孟？漢儒之後，何用程朱？若說各國各教，何故佛非中國，目前供菩薩，化紙錢者甚多？留邪說而棄真傳，尤非通論。若說性道之理，孔子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及門的子貢，尙說不可得聞了。孟子亦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尊駕不曾深究，拒人遠來，今請尊駕通盤算一算，人人口裏，都說不要壞良心，並不曾知道這良心，從何整治。人人都有一死，並不知死後，作何着落。事情如此含糊，道理如此缺欠，明知收拾不來，奈何傳而不習，竟與那害眼的人，怕見日光一樣，貽笑遠方，其害甚小，悞人靈魂，其害甚大。尊駕若以愛己愛人爲重任，還該着意講求，免生後悔。



盛世芻蕘

### ●救贖篇

有人問云：天主既係無形無像的神體，爲何天主堂，及奉教人家，所供的，或係男像，手握天儀，或係女像，懷抱嬰兒？又像前必供十字架，這都是怎麼樣的解說？答云：這是天主降生之像，手握天儀，表天主爲天地神人萬物之主宰，女像懷嬰，表天主降生，係真天主，亦係真人。顧復劬勞，與人無異。十字架，係天主爲救贖人罪，甘受苦難之具。論這個來歷，與天主造化天地人物的來歷，大不相同，更出人意想之外。凡說天地人物，有一個主宰，人還容易信服，說到天主降生，多有一時不能就信服的人。這是什麼緣故？一因天地人物，現在眼前；二因古來書上，有許多暗合主宰的說話，所以不敢不信。至於降生之事，原在西漢末年，三代以上的書，未曾明說，眼前又不見憑據，所以一講到天主降生救贖，好像是世上決定沒有的事情。今尊駕既已問及，我若不講明白，仍使尊駕不能深

信而去，心甚難安！因這一件道理，更當緊要，在我們眼睛看來，恩莫大於造化；但比不得天主降生救贖的恩！因肉身的了期甚速，最久不出百年，降生救贖關係靈魂永遠，並無了期，所以說更當緊的，就是這一件。今欲講明，必須從根說起：天主生我們人類，最靈明最尊貴，在萬物之上，爲萬物之主，應該與萬物不同，另有一種尊貴的體面，纔能相稱。今就目前事勢，評論好歹，人的居處服食等項，件件不如禽獸，還要被他坑害，這是什麼緣故？當知天主造化之始，原在大地中，備一福地，用土造人，男名亞當，女名厄娃，配爲夫婦，做萬世人類的元祖，以福地居之，萬物俱聽其命，不耕而食，不衣而華，無寒暑水潦疾病死亡之災，只勉其遵命事主，到了德備功全，連肉身同升於永福之所。子孫莫不如是。這事情，猶朝廷賞賜大臣一所府第，必擇美處，建造上房，做正經主人的安宅，其餘或住下人，或養牲口，俱在上房之外；今此世界，原是天主賞賜我們人類，住的大宅子，豈有不端正一處好地面，做我們的上房？爲何一

朝改變，到這樣不堪的地位？因天主當時，命我元祖，居此福地，萬萬千的美好，憑他使用，單單立下一條禁命，指一樹菓戒其勿食。若違背了這樣極容意守的規矩，即時驅逐，諸美盡收，不許再居福地。肉身必有疾病死亡，靈魂必遭永禍，子孫都受餘殃。垂諭甚明，不料元祖，聽從魔誘，妄想一食此菓，即同天主的全知。頓起食心，重違嚴命，上干義怒，罰不逾時。從彼迄今，至於世末：酷暑苦寒，四行偏勝，男耕女織，汗血迸流。內則怒忿憂哀，壽夭俱同一死；外則虎狼蛇蝎，頑物亦准傷人。諸苦盡來，諸患悉起。憑他富貴貧窮，沒有一個人，可能脫逃此罰。這個非常大變，不同小可。肉身如此，爲日無多，還容易過去，靈魂永罰，竟無了期。我們世世代代，都是罪人的子孫。猶如國家叛逆，充軍安插，爲丐爲奴的一樣。只因年久失迷，無人傳述，好像本來，就是這個光景，此與現在充軍的子孫，不知祖宗犯罪發遣的根由，把烟瘴地方，認做是故鄉祖籍了，然天主至仁無限，還望人回想本根，所以外美俱除，惟內體之靈

魂，雖染原罪，尙不曾削去本來的神妙。明悟記含愛欲之司，仍然超越萬有。俗人說得好：破黃傘，好骨格。譬如一位原做公侯卿相的人，品格才能，自然與衆不同。後雖犯罪充發，外邊體面，一概革除，不知道的，只說是一名罪犯，然留心細看，見其舉動不凡，就能估定他本根決不平常。今我們只要把自己的才智聰明，想一想，可信從前必有福地之根。但天主生人的本意，原預備無窮永福，以待有功。一經變亂，因人人都有原罪，所以世代子孫，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自己本罪，更深更重。只有一家八口，係信奉天主之人，天主命造大櫓如船，保存其身。隨降大罰，四十天的洪水，沒過高山，八口之外，盡行湮滅。後來人類，俱係八口的支派。生育既多，各方分住，土語不同，異端蜂起，雖有大聖挽回，無能補救。幸賴天主仁慈，早定降生之恩。又元祖妨命後，深自痛悔，苦懇哀憐，天主允其所求，疊示聖賢，預傳來事。於是歷國歷代，多有默喻，天主降生之精奧。惟如德亞一國，離我們中國不甚遠，同在亞細亞洲內，先知之聖，

世世相傳，比別國更顯更詳，卽天主所定降生之處。又有本國聖王的後代，卽天主所定降生之家。今我們要講天主降生，須先說明：天主一體三位的聖性，頭緒纔能清楚。天主一個包含三位，一曰父，二曰子，三曰聖神。這位字，不是爵位座位的解說，係靈明自立之位。這父子之生，又非前代生後代的解說，有父卽有子，父子相愛，卽發聖神。一性一體，並無大小先後。尊駕一時不能理會，我說個極粗的比喻：請看熟生於火，濕生於水，有火卽熱，有水卽濕。火與熱合，卽發焚燒之勢；水與濕合，卽發潤澤之滋。相因而來，並無須臾的遲早。話雖淺近，可借此推通。因天主聖性，最奧最深，理能默悟，體實難言。在未有天地之先，渾全完備，一體三位，二位一體，分之無可分，合之無可合也。今所說的降生天主，係第二位天主聖子，聯合吾人性，選一全備福德之童身女爲母，不由人道而孕，於漢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四日，降誕於如德亞國，白稜府郊外之山隅，名曰耶穌，譯言救世者。生時神聖賡颺，異光擁護，景星晝現，遠國



入朝，年滿三十，敷教授徒，神人萬物，咸聽命不違，靈蹟甚多。至三十三歲，已滿救贖之定期，假手羣兇，甘心受難，釘於十字架死。時當午正，天則日月失光，地則震驚崩裂，人多哀痛，物盡慘傷。殮葬第三日，耶穌用本來自有之全能，死中復活，在世四十日，親與宗徒定完教規，命傳普世。事畢，於一百二十人之前，乘空直上，無數天神，扈從迎接，許多古聖，隨侍同升，此卽天主耶穌降生救贖，復活升天之大概。升天後，各徒遵命分行天下，這是聖史所傳，聖經所載，一言不信，便屬異端。我想尊駕，聽了這天主的來歷，恐未必驟然透徹，因天主所行的事，原不是日用平常的見識，就能推通。天主恩寬，亦可憐人疑惑，但疑必求明，我雖無才應對，然道因理顯，願仰賴主恩，以除疑案。

假如有人，聽了這天主降生的始末，又寫字來問云，旣蒙見諒，所示救贖之事，多有不近人情，不合道理之處。非我吹毛求疵，因心難允服，謹遵台諭，歷數所疑，以求明解：一用土造人，爲人類元祖。中國正史，並無

其說，惟路史等書內，有此訛傳，如何信得？二假令元祖果真，係首出創興之人，必然才全德備，斷無犯罪之理。三據說所犯之罪，不過一菓之微，不當有此重罰。四若說法在必行，何難棄此一支，另造新人？不當有此救贖。五卽欲救贖，亦該另施善法，或吩咐天神代救，或准令聖人代贖，或嚴飭各人自己補償，許以再新之路，不當親來塵世，勢瀆尊威。六既說天主無形無像，無始無終，爲何忽然變出一個降生的話來，有始又有終，有形又有像，大不合從前的說話。七還記得說，天主是無所不在的，既然無所不在，則隨地都有天主，並非自上而下，怎麼說一降字？隨地都有天主，又何必多此『降生』？八卽欲降生，或從天下降，或借氣成形，不當墮入女胎，受此拘縮。九普天率土莫非天主生存之地，既降生在世，自當周行萬國使人人共曉，不當只居一處。十若說天上只有一個天主，何能分開做兩個，一個在天，一個在世，若說降世的是天主之子，我們都稱天主爲萬民之大父，誰非天主之子。十一既說天主降生，何故又聯合吾人

性？可見原是我們同類之人，或者德行比衆不同，決不是真正天主降生。  
十二若說先知的話，猶如圖讖一般，豈可以此爲憑？況在外國之事，或有或無，亦難徵信，至於無夫而孕，復活升天，以及生時的聖瑞，在世的靈奇，我們中國正經書上，不一而足，難道都算是天主降生麼？十三天主降生，已大褻尊榮，又加酷刑釘死，尙對人說這是天地神人萬物的主宰，怎麼叫人信服？十四既說釘死十字架，爲救人贖人，果然能穀救贖，亦不過救贖漢朝以後的人。那漢朝以前的人，仍不能救贖，怎麼說得天主至公？十五就是漢朝以後的人，也不見救了誰的苦，贖了誰的罪，好的原好，惡的仍惡，遭凶禍的，仍遭凶禍，不曾免了死，還了我們福地，有何效驗？這幾件疑惑，我因事關名教，理當審問辨明，倘能逐條剖晰，不獨解我之疑，恐天下同此疑者必多，我之茅塞一開，併可解衆人之疑，何快如之！回字云：從來玉石之光，磨而後發。鼓鐘之響，擊而有聲。故大道之原，亦必辨而後知。所以我們，自奉教後，喜人多辨，不喜人不辨。辨必明，

明卽有奉行之望。但尊駕想出這各條的駁問，自信強辭，可以奪理，殊不知天主的正道，有根有據，有本有原，憑他橫來豎去，決不能辭遁理窮。今尊駕開口，先說不近人情，不合道理，雖是一句說話的起頭，亦不可不辨，世間不近人情的事，有兩樣：一因道理高深，超出常情之上，雖聖人有所不知，就把自己本來的身心性命，反而求之，誰能直窮到底？這樣的學問，自然不能與人情相近；一因道理偏僻，放蕩於常情之外，如誠行邪說，亦不能與人情相近。惟天主降生救贖尤係超性之事，該當不近人情。然怎麼見得不是誠行邪說的偏僻？世俗之事：有真卽有假，有正卽有邪；有忠孝節義的君子，卽有奸盜詐僞的小人，甚有把小人認做君子，君子誤作小人。如周公恐懼，王莽謙恭，這都是常有的事情。欲知真假，欲別正邪，不必他求，只將尊駕所問的話，逐件解明，把那滿腹羣疑銷除殆盡，則孰真孰假，孰正孰邪，自能辨別。辨明之後，纔知道天主所行之事，如精金美玉，無疵可尋，無言可議，併無事可疑也。尊駕既肯如此用心審

問，尙期加意詳求，虛心雅納，必蒙天主弘恩，撥雲霧而見青天。

第一問

用土造人，爲人類元祖，中國正史，並無其辨；惟路史等書內，有此訛傳，如何信得？

說，惟路史等書內，有此訛傳，如何信得？辨：用土造人，尊駕以爲路史訛傳，所以連元祖之事，一概不信。這主見，就大錯了。看書的方法，只該論理，不該論書，孔子云：『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若所說果真如黃農虞夏之名，不因路史而廢；只爲他來路未清，與元祖不對，做不得憑據。尊駕既然道及，亦可見用土造人，當時定有風聞，不是他憑空白撰。總之周易始於伏羲，尙書始於堯舜，從前本無正史可查。各國自有各國的憑據，何必借中國爲印証？詩經集註云：『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可見先儒，早已費心猜擬，惟不能知其人之名，不能知其生之地，併不能知此肉身，雖有氣與水火，而土居其先。這是未曾聽見真傳，憑着自己的見識，尋思揣度之故；細詳先儒的口氣，已不得追求清楚。處於無可如何，只得用上兩個『固』字，以杜絕後人的疑惑。今別國具有始末根由，正先儒當日，欲聞而不得聞之事，反吐

爲訛傳，難道中國無史可查，把那世上開首的事情，都該沒有了？尊駕既不信書，又不論理，難道也不信萬物俱生於土麼？『凡物』都稱『土物』，亦言土產土宜。『凡人』都稱『土人』，亦說土生土長。做醫家的，常說脾土係一身之本，可見人生於土而養於土，故離去了本鄉本土，多有不服水土的人；又可見人生於土而歸於土，故死後必以入土爲安。倘本來不是土造的，爲何死後還做了土？此中大有深意：要人迴想死過的人，都變爲土，我這現在的，一定也是土；憑他富貴尊榮驕奢貪忿，盡可付之東流，這就是天主的教訓。近取諸身，最真最切。尊駕若再生疑惑，不信此身是土，是不信天主的教訓了，有此關係，不得不展轉說明。

第二問

假令元祖果真係首出創興之人，必然才全德備，斷無犯罪之理。

辨：尊駕說，假令元祖果真，必然才全德備

等語：人人都知道人生於祖，今說『假令』『果真』四個字，還是不信有元祖的口氣。請問沒有元祖，人從何出？若說隨處可以化生，爲何深山窮谷，人跡不到之地甚多，從不曾看見化出一個人來？又自古至今，從不曾聽見，有

一個沒父母生的人。可見由父而祖，由祖而曾，一代推一代上去，離不了一對生人的元祖。所以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不是一祖所生，如何稱得兄弟？這樣無可挪移的事，還要說『假令』『果真』，恐世上沒有真事了！至於首出之人，天主聖意中，豈不望他才全德備，但既賦以自主之權，善惡憑他自造，善則有功有賞，惡則有罪有罰。孟子亦云：『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倘竟要賴天主的全能，使他才全德備，使他不愆不尤，這就是那反哺的烏鴉，跪乳的綿羊一樣，係禽獸之定能，不可以言德，併不可以言才。

第三問 據說所犯之罪，不過一葉之微，不當有此重罰。 辨：犯輕罰重之疑，只可論近日之常情，不可斷當時之罪案。當時元祖之罪，該受重罰，其故甚多，今約言之：一，要論處境的順逆。二，要論事情的難易。三，要論受命的親疎。四，要論施恩的厚薄。五，要論本人的智愚。六，要論受罰的輕重。七，要論地位的尊卑。我且將這七樣，略略解說幾句，便知道當時元祖，罪大情真，不敢再

說犯輕罰重了。何以見得？假如所犯雖重，而出於時窮勢迫重亦可原。今論福地之中，珍饈美味，物物俱全，不吃此菓，並無一毫難過。處此極順之境，則犯順之罪，應該重而不輕；又如所命之事，遵守甚難，犯猶可諒。惟此一菓之戒，有何妨礙？世間容易之事，算來無過於此。既然事最易守，則不守之罪，安能不重而輕？再如朝廷律法，出於地方官傳諭，踈遠小民，一時悞犯，情尚可容。若元祖當時，猶如大臣領旨，面命耳提，比不得民間的傳述，受命如此其親，則犯命之罪，雖輕亦重！嘗見主人看管奴僕，待得平常的，雖有不好，罰亦甚寬。若一個加恩厚待的人，故意違條犯法，主人的責罰，必數倍於他僕。當時元祖，受天主福地隆恩，高厚無比；受恩既重，則處治負恩，亦不得不重。愚人犯罪，尚有可矜可疑之活路；能幹的人，必從重歸結。元祖當時，何等的聰明才智，豈不聞『春秋之義』責備賢者怎麼說得所犯甚輕？又或罰例原寬，無關重遠，雖然玩法，猶可支吾；乃到了變生爲死，禍及子孫的利害，明明知道，毫無畏



懼，還不該受這重罰麼？我位愈卑，冒犯者愈尊，則其罪愈重。小民而犯帝王片言有失，罪不容誅；乃至卑之人類，犯至尊之天主，不拘何等重罰，總不能稱其罪之重！這七樣，還是外皮，尙有心內的大罪，想僭天主，甚於叛逆。尊駕不曾細查，就說犯輕罰重，豈知定罪之法，不論物而論事，不論跡而論心。我們一人之私議，決不能對天主的至公！此義一明，可知本根既壞，則枝葉必傷！子孫之原罪難逃，救贖之新恩必至！

第四問 若說法在必行，何難棄此一支 辨：天主全能，欲另造新人，有何難處？但 另造新人？不當有此救贖。 行與不行，權在天主。況天下之物，新造固難，修舊尤難；故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在我們無能之人類，只得棄而另造。如器壞即毀，衣破即廢，件件如此。若天主亦只能新造，不能整舊如新，何以顯天主無所不能？故不必棄！還該知道魔鬼的本來，原是天神，因自傲被罰，永爲天主之仇。他不能謀害天主，因而謀害天主所生之人，以洩其忿怒。倘天主棄而不救，既能害此，亦能害彼，再棄再造，豈是常行之法？故不可棄！倘

被害而即棄之，大合魔鬼誘惑之本意；是使邪魔得計，而天主之全能，反不勝彼之狡猾，如何使得？故又不肯棄！我們普世的人，能知道這不必棄，不可棄，不肯棄的三個緣故，就能明白天主，爲我們費了無窮無限的大恩！

第五問 即欲救贖亦該另施善法：或吩咐天神代救，或准令聖人代贖，或嚴飭各人自己補償，許以自新之路，不當親來塵世，褻瀆尊威。 辨：代救代贖，及自己補償之議，早有別人說過。欲解此疑，須先講明「救贖」二字。怎麼謂之救？譬如有人，或沉溺水內，或墮入火坑，本人不能自出，一齊遭難的人，自救無法，又豈能救人的苦？必得一位同類之人，不在水火中的，更係多情多義的好親友，纔肯拚命的救出來。怎麼謂之贖？譬如有人或該受重刑，無能贖罪，或賣爲奴僕，無力贖身，本人窮窘已極，一夥之人，自顧不暇，又何能彼此通融？必得一位同類的人，不在事內，且係至富至親的好父兄，不忍坐視，纔肯情願，不顧自身的血本，用價贖回。這都是世態人情現有之事。遭了這樣的苦，若不遇着這好人，決不能救出贖出。今我

們帶着元祖的罪，又有本身自犯之罪，久爲魔鬼之奴，重刑斷不能免。若靠自己，只有時時增罪。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怎麼能穀補償？俗人說犯法身無主，今犯了天主的法，倒由得你自己補償寬免麼？至於聖人，雖有德有才，不過盡他的本分。元祖之舊污未免，些微之小過難辭，與那同在水火中的人一樣，有何餘力，可救贖別人？若說天神代救，倘有天主之命，何所不可？但天神雖無罪染，不與吾人同類，無形之體，如何能穀救贖有形的罪屬？若說照樣投胎做人，不獨紊亂神人兩類一定之成規，且係有限的力量。一個天神的功勞，也未必能抵償一個人的罪罰。猶如做官的人，所得俸祿，只好養贍自己，何能週濟親朋？又不獨無力能爲，更於事不順：國家生殺之權，出於君主，若大臣操國柄，必有受爵公朝，拜恩私室之弊。靈魂賞罰之權，出於天主，倘天神而代救贖，則天神之恩，反重於天主；因贖罪之恩，比造化的恩，更大更遠。則愛敬之心，自然尤切！天主愛人至極，還望人以愛還愛；人若愛天神，過於愛他，他斷乎不能容

忍！請看古來愛民之君，惟云：『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又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以君民聯屬之公義，尙不曾委責於臣僚，可知天主與人聯屬之恩情，無窮無盡，如何反委責於天神？尊駕說了三個救法，或係不能，或係不可，明明放着都是使不得的。可知除了天主降生救贖，並無再善之法了。不是一個生我養我的大父母，誰係多情多義的至親？不是一個全能全善的大主宰，誰有這樣起死回生的真本事？若說褻瀆尊威，此疑易解。萬物中，最尊威者，莫過於太陽：看他照臨下土，污穢甚多，並未曾受其褻瀆。家庭中最尊威者，莫過於祖父：看他照管子孫，污穢亦多，總不肯嫌其褻瀆。天主降生，不啻太陽之照臨普世。天主救人贖人，不啻祖父之保存兒孫。豈特並無褻瀆，更覺發顯尊威；因天主的尊威，由內而出，不比世人的尊威，由外而來。這由內而出的尊威，無形而自顯，有形而更顯。如水之就下，下愈深則水流愈大。又如火之灼物，物愈多則火力愈高。故天主不因塵世而褻，塵世反因天主而尊。就像帝王駐蹕之地，不

拘何處，俱稱玉邸行宮的道理。惟那由外而來的，全賴人與物，始成其尊威，所以亦因人與物，而遂受其褻瀆。

第六問

既說天主無形無像無始無終，爲何忽然變出一個降生的話來？有始又有終，有形又有像，大不合從前的說話。

辨：無形像，無始終，係

天主自有自立之神體，前已說過。有形像，有始終，係天主降生救贖之形體。說了一層，再說一層，正所謂『升堂而後入室』，並無前後不合之處。從前不說天主的神體，則天地人物之來歷不清；止說天主的神體，不說降生的形體，則贖罪救人之功用不明。今說明之後，方知有形無形，同一天主；只因人世之事，有常有變，所以天主之行，亦有經有權。假如元祖不曾妨命，子孫尙居福地，則自始至終，惟有經常之道，恐未必行此降生之權變。達權以通變，由無形而爲有形，此天主超出格外之大恩，人所不能窺測者！在天主之全能，可以無形，即可以有形。故開闢之初，本無形無像之天主，造化有像有形之人物。及降生之後，以有像有形之天主，廣佈無形無像之寬仁。要有要無，都由得天主自己，眼見愚人尙不能議論聖賢之

舉動，我們怎敢議論天主的行爲？總而言之：天主能造人物之形，豈不能造自己之形；既准人見於身後有威之可畏，豈不能准人見於生前有儀之可像？似此達權通變之中，仰見守經行常之妙，就世俗之事而論，亦可借爲比方：唐虞揖讓，湯武征誅，事隨時變，而義無不合。若說夏禹德衰，武周非聖，此係可與立，未可與權之人，舉一而廢百，必爲正道之害。今之不信天主降生有形有像，而反生他議，亦因平日，不曾將常變經權之道，融會貫通，所以執滯而難明細詳。尊駕所問之意，未必不犯此病。人的肉身，有病必醫，醫必照方服藥；倘患病不醫，或悞信古怪藥方，或強稱無病，如此者，必成死症。靈魂之病亦然。尊駕速當豁瞽披聾，幸勿養癰成患！

第七問 還記得說：天主是無所不在的。既然無所不在，則隨地都有天主；辨：先疑天主並非自上而下，怎麼說一降字；隨地都有天主，又何必多此降生？不該有形有像，今疑天主不必有形有像，所問愈深，則所知愈廣。何以見得？因天主的無所不在，人多看得忽略；不要說那未曾知道的，不肯理

論，就是我們深信不疑的人，也保不定念茲在茲。今尊駕既信隨地都有天主，這是信德之根，從此好學深思，自然容易明白了。天主的降生，頭一件，爲代人贖罪；其次，就爲立表化人。若只有無所不在的神體，既不能贖罪，又不能立表，徒然造此世界，生此兆民。沒有一個人得享天主之福，在我們看得甚淡；在天主的仁慈憐憫，却是巴不得瀝血剖心，動人悔悟，免人罪惡；即從前許多古聖，亦不啻大旱之望雲霓。今尊駕謂多此降生，皆因不曾知道天主的全體大用，故有此疑。請看我們有形之人，只能發無形之言，無形之聲，無形之德輝；單單獨有一個無形的天主，纔能發有形之言，有形之聲，有形之眞光。故未降生之前，以有形之天地人物，爲言爲聲，爲光，提撕警覺；自開闢至於降生，已四千餘年，奈人習而不察，甚至無微不信。及降生之後，遂以耶穌真實之光，印証造化之光；以耶穌神靈，聖智之聲，印證萬物各得其所之聲；以耶穌心傳口授之言，印證天地無聲之言；故聖經嘗說：耶穌爲言，爲聲，爲眞光。這就是天主前後發

現的體用；此中果能透徹，斷不肯再說多此降生。而降字之文，亦不煩疑惑。豈不知帝王有形，帝王之諭旨無形？由有形而至無形，不必說以尊降卑，而降字之解已全。天主無形，天主之降生有形；由無形而至有形，亦不必說自上升下；即論其贖罪立表，而降字之義已顯。今而後，該知道天主有頒行之事，故特降有形之生；猶如帝王有頒行之事，必降無形之旨。若有人只信帝王，不信帝王所降之旨，必與抗逆同科；雖有忠君敬上之虛文，都不中用。今只信天主，不信天主降生，或疑其不該，或議其不必；雖知道天主無所不在，常存敬畏，而所失甚大矣。

第八問

即欲降生，或從天下降，或借氣成形，不當墮入女胎受此拘縮。

天主之行，大中至正；變而不失其常，奇

而不入於怪；倘從天下降，則身非人類，不順於理，何能立表化人？若借氣成形，則身爲虛幻，無益於事，何能代人贖罪？兩者不能，大非天主降生之本意。所以懷胎乳哺，由童冠而至長成，事事俱與人同，以顯其眞爲人類，足見變而不失其常。惟有受孕之初，因天主聖神之工，降孕於童身



之聖女，不由人道，應命成胎；且無災而誕，不損童身，如水晶瓶之受太陽，出入往來，毫無妨礙，以表其真爲天主；又足見奇而不入於怪，不像那異端佛老剖脇而生，不顧弑親之大逆，還妄稱教祖，人且羣然附和，何怪如之？至於拘縮之言，係尊駕一時不曾見到，故有此疑。中庸論君子之道，尙說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孟子論君子之性，尙說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豈有降衷性命之本主，大道自出之真原，反受人拘縮之理？若說無所不能之天主，可大而不可小，可外而不可內，何以謂之全能？故自天主降生之後，纔知道人世之大小內外，高下尊卑，皆無妨天主之威權榮福；凡一切泥形求跡之見，只可付之一笑。

第九問 普天率土，莫非天主生存之地，既降生在世，辨：尊駕此問，總因中國，不見自常周行萬國，使人人共曉，不當只居一處。 天主降生的憑據，故說這不當只居一處的話；但尊駕既知道普天率土，俱係天主生存，則心中已信天主，爲普世公共之主，天主教，爲普世公共之教，比那說西洋教，我們堂堂中國爲何從他的？不啻天淵之別了。且不獨

這一件，我看尊駕這口氣，還必能知道這降生的天主，就是造化天地神人萬物的天主；又比那只信造化，不信降生的，更不啻天淵之別了。這是兩個最利害的疑關，尊駕果能打破，就不怕往前的阻擋；若像這樣只居一處的疑心，不消幾句話，即能解釋。怎麼說得這樣容易？因尊駕是一位明白人；知道天主當時，縱然周行萬國，亦不能人人共見。故只說要使人人共曉。當知我們人的見識，如何勝得天主的全知？天主降生，不獨要使當時人人共曉，直使千萬年以下，人人共曉。就如中國，說不得沒有憑據。天主升天後，代有傳人；如明代洪武初，江西廬陵地方，因掘地得一大鐵十字上鑄赤烏年月。赤烏係三國孫吳的年號，人皆不知爲天主聖教之物。有名臣劉嵩，號子高者，作鐵十字歌以誌其奇，事詳劉子高詩集，併李九功慎思錄內。若非天主聖教，已經早早流傳，何以有此鐵十字？有人嘗說耶穌的宗徒多默聖人，曾傳教中國，回至小西洋致命。看這赤烏年間的鐵十字，去聖人之世，前後不遠，可知來過是真。目下多默聖瑩，在致命之

地，神恩發現，靈蹟甚多。小西洋與中國甚近，叨庇恩光，自然不淺。又明代末年，關中掘地，得一石碑，刊刻景教流行中國頌，係盛唐之事；所述天主降生始末甚明，誤入釋家，現存關中之景淨寺。此外尚有福建等處，尋得聖教遺物者，不能盡述；足見漢唐以來，中國聖教之傳俱歷歷可查。但曉與不曉惟在自己，靠不得別人；自己肯曉得，則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都是一樣；若自己不肯曉得，就生在天主降生的時候，同居一國，亦不中用。

第十問 若天上只有一個天主，何能分開兩個，一個在天，一個在世，若說降世的是天主之子，我們都稱天主爲萬民之大父，誰非天主之子？辨：天主一體三位，已講過在先，論理不消重說。但要知道天主的性體降生未曾離天，升天未曾離世。論其用，雖聖父之造化，卽係聖子聖神之造化，聖神之寵愛，卽係聖父聖子之寵愛，惟降生只係於第二位聖子；然論其體，則在天之主，卽降世之主，降世之主，卽在天之主；所以說不得上，亦說不得下，說不得分，亦說不得合；併說不得可上可下，因處處皆係天主之中，

充滿兩間而無際；又說不得可分可合，因處處皆有天主之全，普被萬方而無隙。尊駕果能恍悟這無上無下，無分無合的道理，則所問天上，只有一個天主，何能分開兩個之說，必竟自知其謬；若說誰非天主之子，這句話，狠體面，狠好聽，但稍識重輕高下之倫，必當毛髮竦然，我不用說別的話，只將父子的不同處，分別明白，則是非必顯。父子之名，有三等，而父子之實大相懸絕：一係無始無造的父子，只有一個天主，除了天主，再沒有第二個無始無造的父子。二係有生的父子，謂之形生，即普世受孕懷胎之類。三係如生的父子，謂之義生，即人君如保赤子，地方官父母斯民之類。今眼見義生的父子，尙且與形生的父子，遠隔天壤不敢較論親疎，乃竟欲與無始無造的天主同類而並稱，說得去說不去，請尊駕自己想一想，就穀了，何用別人分解；但還有一句要緊話，是我們一生的指望，不可不知：我們原係天主的義子，應該承受永福之恆產，比不得那父母斯民浮而不切，懷胎乳哺，只在一時的；奈因原罪而失義子之恆產，幸來無

始無造而生的天主聖子，降世爲人，救我贖我，若肯一心一意，緊跟着這一條正經大道，還是天主的真義子。

第十一問 既說天主降生，何故又說聯合吾人靈性，可見原是我們同類之人，或者德行不同，決不是真天主？ 辨：前所論造化的天主，

父子聖神，一體包含三位，此義已極其精微。今論降生的天主救世耶穌，一位包含三體，此義更極其廣大；尊駕以聯合人性，疑其不是天主，皆因從前，尙不曾講明耶穌一位包含三體之妙，故有此問。當知耶穌一位之中，有天主聖性之體，有世人靈魂之體，有世人肉軀之體；三體相合，始成耶穌之一位。爲什麼緣故，必要三體相合？因人犯之罪，仍該用人救贖；但所犯的是天主，以至卑之人，敢犯至尊之天主，罪之重大，豈可言狀？人之盡頭，不過一死；今有得罪人主之臣民，尙然死有餘辜；豈有干犯天主之大罪，一死遂可抵償；無論一人之死，不能抵償本人一次之罪，卽聚天下古今人之死，亦不能抵償一人一次之罪；況末世之遠，兆民之衆，罪廣於山，惡深於海，憑他什麼樣的人，萬萬不稱其救贖；欲求相稱，非與天

主一體之尊，斷不能抵償犯天主之罪惡。如此之事，在人的算計，真真水窮山盡，必無善全之法；惟天主的全智全能，盡善盡美，出人意想之外，以天主聖子，結合人之靈魂，取童身聖女的淨血，受孕而生，論其爲真人，有肉身，有靈魂，實係元祖相傳之骨肉，故挺身承任元祖所遺之罪而無不宜；論其爲真天主，實係聖三中第二位聖子，與聖父聖神，一體一性，一個天主，可代贖萬世萬民無限之罰而有餘。前人嘗說：天主能救人的罪，其性不能受苦；人能受苦，不能自救；惟有天主與人，二性相結，既能受苦，又能復活升天；若非真天主，必不能救贖，若非真人，必不能立表；我們看見的人，不該欽崇在萬有之上，該欽崇的天主，又不能看見；自降生後，既該欽崇，又能看見，分外動人的敬畏，滿人的瞻仰。在起初造人的時候，天主於人，不啻愛之如子，人於天主，不啻親之如父；只因元祖，壞世之後，變爲天主之仇，無從和好；耶穌以天主性而兼人性，上與聖父同體，下與人類同形，始能從中調劑，全上而安下，故稱其

本位，則天主而人；稱其救世，則人而天主；稱其補元祖之所傷，贖元祖之所失，謂之再造亦可，謂之再祖亦可。這是天主耶穌，聯合吾人靈性的緣故，是天主，不是天主，請尊駕將這緣故，推究一番，或者蒙天主啓發，一旦豁然，亦未可定。若說德行不同，就該分別天主的德行，聖人的德行。世上聖人，只做得人世間常行之事，參贊經綸禦災捍患，只完得爲人的分量；人事之外，即共千聖於一堂，決不能變死爲生，亦不能化無爲有，更不能使無靈之萬物，俱聽其指揮；設有其人，皆從天主之威靈而來，非本人自己之能力。但我與尊駕前後講解數千言，只論理，不論事；理上該有，雖無事可據，必當信從。故所傳天主耶穌的神行，尙未曾說及；今尊駕既說德行不同，應將不同之處，考究明白，若不是聖人做得來的事，說不得耶穌不是天主；若說聖人做得來，中國稱聖的不少，有誰未生之前，經典先傳其事，既生之後，神魔咸服其威，如天主耶穌者，片言可決，何用多疑？

## 第十二問

若說先知的話，猶如圖讖一般，豈可以此爲憑？況在外國，或有或無亦難徵信。至於無夫而孕，復活升天，以及生時的聖瑞，在世的靈奇，我們中國正經書上，

不一而足，難道都算是天主降生麼？

辨：中國之人，不知別國，就像此時的人，不知前代；事同

一例，要知道前代的憑據，現有各代之史，要知道別國的憑據，亦有各國的書。今以別國之書，盡同圖讖，不可爲憑，倘別國之人，將中國之經傳子史，亦說盡同圖讖，尊駕肯服不肯服？尊駕既不服別國的批評，別國又何能就服尊駕的議論？若說不管他服不服，我說了就是，在平人，不免勝氣相加；在有權的，不免恃強倚勢；此係力屈，並非理屈，不是正經論道之法。或言：中國的經史，止說已往，不說未來，所以說不得圖讖。請問中庸所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說：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此話作何着落？詳其句法，仰見古人贊美先知，狠尊狠重；看他一個可字，兩個必字，決非空話，或因當時，未有其人，或因後世，未明其解；惟天主耶穌降生之國，傳有古經二十四部，內載降生之事，計數十端，歷代共遵，家絃戶誦，後來事事若合符節，至今有疑不決，即引聖經爲証。今河



南開封府，有一賜樂業殿，問其教法，非儒，非釋，非老，非回，惟內有西來古經四部，現存石碑二座：一係明朝正德七年，四川布政司江都人左唐撰文，翰林院淮南人高考書丹，吏科給事中揚州 徐昂篆額；一係弘治三年，開封府學增廣生金鐘撰文。碑內所說始祖阿耽，即我們所說元祖亞當。此外還說幾位先知古聖，用字不同，聲音一樣；敘述古來之事，亦無舛錯。這四部古經，傳於周，顯於漢，在天主未降生之前，已到汴京，記載最明，雖後來混在異端之內，亦足見所傳天主降生救贖之古經，中國早有憑據；歷數千年之久，尙建殿立碑，世世守之，比不得後人家自爲書，人自爲說。尊駕原不曾知道，我所以亦不提起。况先知之言，本爲當年印証，已經驗過不煩徵信於今日。尊駕又說聖瑞靈奇，中國正經書上不一而足；這意思見得奇瑞雖多，不過像中國的聖人並非天主，總因尊駕不曾知道天主與聖人的分別，故發此論。天主之行，常處正顯其奇，奇處只顯其常。因天主之能，無所不能，如火之熱，冰之寒，皆其本性；乃藏隱尊威

同於庸衆；且受辱受死，同於犯人，猶如火反不熱，水反不寒，豈不是常處正顯其奇麼？至若無夫而孕，不坼而生，大光之星，空中之樂；癩者淨，癱者行，聾能聞，瞽能視，啞能說話，驅人之魔，起人之死，平風息浪，濟飲充饑；以及受難後，復活升天等事；在人看來，不勝其奇，在天主看來，係聖性中自有之能，豈不是奇處只顯其常麼？若中國正經書上，說的奇瑞，或係天地萬物應有之事，適逢其會；或係史臣溢美之詞；或因天主欲表其德，以示勸懲；或係邪神變幻，蠱惑人心。數者均未可定，總沒有本人可能自主自行的奇瑞。此中還有分別，天主或准一人能行靈蹟，以証天主的全能，如驅魔去病，起死免災，及格外大奇之事，間亦有之，從來不曾有一位，也像天主耶穌，生則無夫受孕，死則復活升天的人。亞當爲人類的元祖，由福地之土而生；耶穌爲人類的再祖，由童女之血而生；除此二祖外，憑他大聖大賢，俱係父精母血所生，因天主之定法，無人能改，能改者只有一個天主。自古皆有死，由他千方百計，並無

自己不死之能。如何死後，倒有自己復活之能，所以明明自己能復活。又明明自己能升天；眾耳眾目，共聞共見的，亦只有一個天主。今尊駕竟說無夫而孕，復活升天，正經書上，不一而足。請問無夫而孕者是誰？死而復活者是誰？白日升天者是誰？卽如姜嫄，本高辛之世妃，並非童女。后稷之生，詩只美其求子之效，誕生之順，何曾說他無夫而孕？集註有不由人道之言，出於列子，後儒疑者甚多。現行之辨志堂說約等書，明解其謬。卽從不由人道之言揣之，或係托名比興，或係指事寓言，或別有深情奧旨，辭旣不達，意已失真，應在闕疑之列。況後來比堯舜更賢的孔子，與那菩薩，老君，神仙活佛，一概都不能無夫而孕。可見由帝王師相正人君子，以至異端邪術之妖人，誰有大能，擅改天主一定之法；生之能改，死更難逃，惟戲文內有還魂記，子書內有黃帝飛昇，道藏內有真人羽化，這難道是中國的正經書麼？就要說蠻話，不管他是真是假是正是邪，都拉攏來做一塊，也抵算不過無夫而孕的。不能復活，復活的不能升天，升天

的，並無生時聖瑞，說生時聖瑞的，並無在世靈奇，如何算得是天主降生？況天主降生的本意，最重在常處所行之奇。請看自生至死，三十三年，與我們人，稱父子，稱弟兄，稱師友；其順其謙，其勞其忍，其克己，其艱難，俱到了那至極而無可復加之地。贖了我們的罪，又做我們的表樣。一生奇處，全在於此，要我們效法的，亦在於此，要我們真心感念的，亦在於此。若說單單顯些聖瑞靈奇，就算完了天主降生的大事，尊駕竟錯極了。尊駕原不曾知道天主的奇處，就是知道，也尋不出第二個，能爲我們贖罪，又能做我們表樣的人；因而半吞不吐，順口支吾，然何不明指其人，何不實指其事，乃不清不白，只說一句不一而足的囫圇話，就想抹煞天主的聖瑞靈奇，是何道理？我今分派明白，該知道天主是天主，聖人是聖人；天主之所以爲天主，不專在靈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能順聽天主之命，分量大不相同；一切暗中摸索，徒然枉費心機。

第十三問 天主降生，已大獲尊榮，又加酷刑釘死，尙對人說，這是天地神人萬物的主宰，怎麼叫人信服？ 辨：人情世態，都以體面

爲主，稍有不體面的事，卽棄之惟恐不速，豈知體面之榮，不在外貌，那無德無功之貌，愈榮則愈辱。若本該罪刑之人，這外貌之榮因罪刑而更辱，惟有德有功之貌，愈辱則愈榮。若本來尊貴之人，其所受之辱，因尊貴而更榮。欲明此義，先借一中國古之人事爲比方，世間的尊貴，至帝王而止，世間的卑賤，至禽獸而止。當商朝時候，大旱七年，湯王爲民求雨，身披白茅，自爲犧牛，剪髮斷爪，以六罪自責，卑賤極矣；然當時的臣民，只知其榮，不知其辱；因所救者，通國之民生，所除者，民生之大害，故本身愈賤則本貴愈尊。假如一個平常人，又與人無益，雖更卑更賤，亦不顯其尊榮；若係一個有罪該罰的人，不用如此大辱，莫不輕之賤之；可見一樣的卑賤，而榮辱大不相同，今天主耶穌的或榮或辱，尊駕不問，一問明白，就說難叫人信服，我若竟說耶穌的至卑，正顯其至尊，耶穌的至賤，正顯其至貴，耶穌的至辱，正顯其至榮；尊駕未必就肯允服，所以先借成湯之事說起，其實微塵比西嶽，滴水比東洋，大小懸絕，

略提幾件，便知實據。湯係一國之君，耶穌係天地神人萬有之大君，以湯之德，論湯之功，止免一國一時；年成饑饉之災，惟耶穌之功，耶穌之德，能免萬方萬世，人靈永罰之災；故湯只以六罪自責，耶穌則聚萬世萬民之重罪，盡歸於一身；湯只剪髮斷爪，爲民請暫時之命，耶穌則聚鞭笞釘鎗之劇苦，終於十字架上，爲萬世萬民請永遠之命；孰大孰小，不解自明。小既不屑而榮，則大者之尊榮更甚，亦不解自明。然湯之事，尊駕向來知道，何故有此議論；必因湯雖帝王，與人同類，有心無力，不得不屈己卑躬；耶穌既係天主，豈不能寬仁赦免，何必如此艱難，纔能救贖，這個疑心，尊駕此時，不曾想到，後來諒不能免，不如現在說個明白：人性中，所具仁義禮智信之根，都由天主而來，則天主之所行，自然更極其至，又極其全。假如無權之人，恕人橫逆，且嘉其善，若治國之君，恩施法外，必致養奸縱惡。故古人有言：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國家尙且不可，豈有天地神人之大主，而可白赦永罰之罪人？然何以見五德之俱

全，煌煌成命，法在必行；見天主義德之至，舍一身而救萬世，見天主仁德之至，委曲矜全，補罰相稱，見天主智德之至，罰不從寬，救不失約；見天主信德之至，禮莫大於祭獻，耶穌身代犧牲，裸懸十字架以祭聖父，見天主禮德之至，故天主之工，莫奇於降生，天主之恩，莫奇於受難，贖罪之事，俱爲人立表，立表之事，俱爲人贖罪，人罪至多，耶穌補以至多之苦；人身無不犯罪，耶穌之身，自頂至踵，無不受傷，直到破脇刺心而後已。可見天主不罰罪，則全仁而不全義，不赦罪則全義而不全仁；不補而赦，則天主之尊嚴俱缺，而智德，信德，禮德，俱不能全；以天主之全能，而尙行不全之事，此理之所必無者；既然德備功全，其尊無對，有何不信服之處？又當知耶穌，若不欲被釘而死，誰能損其毫髮？尊駕肯真心詳究事情的始末，纔信服耶穌當日，甘心自願，恬然藹然，默如羔羊，並非勢窮力竭，無能脫免之比；又非天主全能，不曾痛苦之說；論天主之性，原不能受苦，猶如日光在樹，斫樹不斫光；靈魂在身，傷身不能傷

靈，惟天主結合之人性，其受苦，受痛，受辱，受死，都與平人一樣。然何故竟稱天主耶穌受難？請看世人受害，不過皮膚，傳話的，必說某人受害，不說皮膚受害，因靈魂肉身，兩相結合之故。人性與天主性，結合而成耶穌，就像肉身結合靈魂之理，怎麼不是天主耶穌受難？可怪者，古來酷刑慘死，不可言狀之人甚多，如王子比干剗心而死，孔門子路肉醬而死；固然忠義，無利於人，雖說甘心，難云樂受；千載而下，猶頌美其仁賢，從不曾說他沒體面，為何只講耶穌卑辱？仰惟耶穌之死，事出本心，開恩再造；若不是這一番救贖，我們人類，不如無生，所以教中書內，都稱被釘之功，過於化成天地，生育萬物。蓋化育之功，只用一命，此係本性親來；化育之功只養肉身，此係救人靈魂，脫人心罪；化育之功，只從無而有，此係壞者重新；化育之功，物不自專，易於成就，此係變惡爲善，難於轉移。這樣的大恩，不知感激，反以卑辱爲嫌，為何不想一想，耶穌無怨無辜，什麼緣故受此卑辱？更該想一想，這樣卑辱的事情，還要畫像進



呈，刻書傳播，必非徒然卑辱可知。尊駕只從這兩路，左思右想，把我說的話，有理沒有理，果能勘問明白，將見良知感發，不用多言，自然信服。

第十四問

既說釘死十字架，爲救人贖人；果然能穀救贖，亦不過救贖漢朝以後的人，那漢朝以前的人，仍不能救贖，怎麼說得天主至公？

辨：以人

力而論，一時之人，原只做得一時的事務，前朝後代都不能管，雖然及有聰明，總不能過此分量；因這分量，係天主之定限；若說出有自立的天主，只管定限各類之分量，決不定限自己的分量，雖降生於中古，而上下古今，都在眼前；況自元祖犯罪後，救贖之恩，常常曉示聖賢；故當時的人，能發信望愛之心，悔過求恩的，俱得沾此救贖。請看人家，若有一個做官的子孫，即能榮宗耀祖，只因肉身之事，身死不能實受；今天主耶穌救贖之恩，係靈魂之事，靈魂常在常生，豈有不能實受之理？尊駕未曾入門，不知門內之事，若後來知道我們的聖經，就知道天主耶穌，救贖之事纔完；而古時的先聖先賢，即從墓中復活，耶穌升天時，即隨從同升，何

煩尊駕替古人擔憂。今尊駕現在降生之後，尙未曾沾此救贖之大恩，請將憂古人之心轉憂自己，何幸如之。

第十五問 就是漢朝以後的人，也不見救了誰的苦，贖了誰的罪；好的原好，惡的仍惡，遭凶禍的，仍遭凶禍，不會免了死還了我們福地，有何效驗？ 辨：尊

駕所說的，是肉身暫時之死，天主耶穌所救的，是身後永遠之災。尊駕所想贖還的，是世上暫居之福地，天主耶穌代我們贖還的，是常生常王之天堂。今將不免死不還福地的疑心，先說明白：我們人類，自離了福地，都有一死禍患憂勞，俱不能免這個樣子，前已說過，好像充軍安插的犯人一般。國家安插的犯人，雖逢恩赦，也不許再回本籍，後來子孫，准他赴考做官，就算大造化了。犯了王法，尙且如此，犯了天主之法，倒想赦回福地麼？但天主無限之恩，自救贖後，何難仍回福地，免死免災；然不如此而行者，其人不<sub>忘</sub>元祖之犯罪，天主降生救贖。故也明白了不免死，不還福地的緣故，就知道不免不還的，係身外不當緊之物；所免所還的，是身內無盡無窮之物。且現在更比前，還增添無可限量之恩，何以見得？元祖

之罪根不去，爲善自難，所以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處此危微之勢，要想人皆堯舜，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如何能穀？這不可救藥之病，從前大聖大賢百計千方，挽回無法，只有天主降生救贖的神恩，真正是一帖起死回生的妙藥，一通盡牢大赦的榜文，不獨消除原罪，更能固本培元我等後人；毋煩百倍其工，而愚者必明，柔者必強；此非徒托空言，現有深切著明之實事，人生凶惡之大譬，止有三種：一曰肉身，一曰世俗，一曰魔鬼，凡犯罪之由，皆從三種而來，又容易受此三害之由，皆從原罪而來。自天主降生救贖之後，定有滌除舊染之規；舊染一除新恩卽至，人心之危者，從此必安，道心之微者，從此必顯，正所謂吉神助人爲善，惟日不足矣。魔鬼雖然狡猾，已如被縛之虎狼，無能猖獗；今能受害者，非自近爪牙，卽昏迷悞入。况魔鬼誘人，多借肉身，世俗爲媒，而肉身世俗之最甚者，莫過於驕傲，貪吝，迷色，忿怒，饕餮，嫉妬，懶惰，等情，今教規俱有克除之道：謙遜以克驕傲，施捨以克貪吝，絕慾以克迷色，含忍以克

忿怒，淡薄以克饕餮，仁愛以克嫉妬，欣勤天主之事，以克懶惰，此與愛天主萬有之上，及愛人如己之十誡相爲表裏。克此七罪，便能守天主之十誡；具此七德，便能免三讐之誘惑；舊染可除，三讐可克，何凶惡之有？眼見恪守教規之人，交相勉勵，變惡爲善者甚多；倘能十室而九，何難比戶可封？古人所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並非奇事，因人心都有身後永福之望，看此身世，如土如灰，無情留戀；這樣心腸，並非人力可能轉移，皆從天主耶穌受苦受難之神恩所致。人果真心仰受神恩，且不必說身後常生之福，卽今現在世間，蒙賜內心之福地，竟能以苦爲飴，以死爲歸，實大勝於元祖當時外身之福地。但外身之福地，元祖違命而卽失；惟內心之福地，我等遵命而卽來。這樣非同小可的事情，爲何不肯信服？總因開闢之事，中國失其真傳，不知道元祖犯命，子孫帶有原罪；又未必明明知道靈魂不死不滅，要受天主的真賞真罰，所以看不在心上，單怕世間凶禍，希圖現在榮華；聽見一個延年妙法，不老神丹，巴不得到手。這妄想肉身不死，

長久貪淫，其罪更億倍於元祖，哀哉！求延一日之生而不得，求享片時之樂而不能，捨去心地之福於身前，遭受永殃之禍於身後，莫非自作之孽！反嫌救贖無靈，真可爲長太息者！病人不肯照方服藥，雖有靈丹，何能見效？頑民不肯納款投誠，雖有赦書，何能免罪？事同一例，理可類推。總而言之，人受天主之生，受天主之養，豈可不受天主之教？耶穌未降生前，皆聖人代傳，多有不足之處；耶穌降生後，係天主親傳，道明而禮備，事易而效神。若除了天主親傳之教，不信元祖遺罪，不信身後賞罰，不信天主降生救贖，雖有高談妙論，決不能引人身後升天享福，生前亦無些微的好處，這是萬萬不能挪移的話。光陰有限，死後無窮，幸勿當前自誤。

## 盛世芻蕘

### ●靈魂篇

假如有人，不信靈魂不滅，來問云：人居世間，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請看遇了災害，欲知他活與不活，只問有氣沒氣；孟子善養浩然之氣，醫家治病，先保元氣，可知氣就是魂，魂就是氣；身死氣斷，即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惟有忠孝節義之正氣，雖死猶存，所以說君子存之，庶民去之；除氣之外，若說另有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有何憑據？答云：尊駕所言，純把肉身之事認做靈魂，所以連那孟子的話，亦錯解了。若說孟子養的氣，就是靈魂，則本章前後，所說持的志，不動的心，配的義與道，都作何着落？大入之學，養氣就穀了，何必要誠意正心，明明德，許多的囉唆？君子之存，喜其理存而欲遏；庶民之去，責其理去而欲萌，並未曾說自靈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這樣牽強的拉扯，如何去得？幸有上下原文可據，不用多言分辨。今且說我們當緊的話：我們頭一件當緊的事，要認得天地人物的

大主宰；第二件當緊的事，就要認得自己的靈魂。若說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沒有一個不死不滅的靈魂，連天主也不用認得，併那仁義道德之言，忠孝節義之事，俱用不着了。我爲何說這樣的話？蓋思患預防，人之常情，若只有世間的凶禍，則脫逃漏網者，不知多少，且除了一死，無苦可加，拚着做一個妄恩負義，奸盜詐僞的人；只要自己巧妙，人不知，鬼不覺，那裏就沒了體面，遭了王法，樂得快活一生一世，到了氣散而死，與那戒慎恐懼的善人，同歸於盡，無患可防，又何必講什麼仁義道德，做什麼忠孝節義？就說正氣常存，不過是後世名聲，與死過本身毫無干涉，不存亦無災害，要他何用？不聞無耻之徒，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麼？現在尙且不顧，誰肯捨了一生實受的享用，去換那千古虛名？我所以說不獨仁義道德，都用不着，連天主也不必認了；開小人僥倖之門，啓惡黨自寬之念。只消這一句話，種下了萬禍之根，關係如此之重，不得不與尊駕說明：查教中講論靈魂不死不滅，常生常在的道理甚多，亦頗明白易曉；

今不能備細面言，只要所說的話，穀解尊駕之疑，就算此番幸遇，不爲空過。尊駕說身死氣斷，卽與禽獸草木，同歸於盡。當知病根全在於此，今要去此病根，先該明白魂有各等的不同，再當明白各魂來路的不同，然後纔能知道各魂有滅有不滅，大不相同；如再不信，還有許多可憑可據的印証。此義一明，自然知道氣是氣，魂是魂，判然各別了。

怎麼說魂有各等？大學云：「致知在格物」；可見不能格物，卽不能致知；而神人萬物，都不能清楚，於是不合理之言，得以乘虛而入。若將上天下地，有模有質之類，格其高下，分割明白，雖有邪說異端，決不能被其搖惑。但格致之工，最爲精細，今只好略言其大概：自上天而至下地，統計受生之類有五：一曰定，如天地金石之類，純質而模，塊然介然，雖分有輕重，象有方圓，料有精粗，體有動靜，外有光暗，內有剛柔，可聚可散，或變或存，然在外之物，一無所需，故謂之定；二曰生，如草木花菓之類，無血而有液，無口而常吸，由種而活，由小而大，亦變亦常，且能



傳後，故謂之生；三曰覺，如鳥獸蟲魚之類，能食能鳴，能視能聽，有本形之苦樂，有本質之知能，故謂之覺；四曰靈，即我們人類，無形無像之內體，雖在形身之中，直超形身之外，明能推理，才可經營，無物不存，無美不欲，故謂之靈；五曰神，係九品天神之類，純神之體，不屬形質，爲天主之親臣，享真榮而常健，擅直通之智，秉潔淨之源，故謂之神。此五種，除純質純神二類之外，所有生覺靈二類，照依俗人叫慣的稱呼，都謂之「魂」，論我們書上，都該叫做「性」。中庸說：「自誠明，謂之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人之性」。孟子說：「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這說的性，就是人的靈魂。中庸又說：「能盡物之性」。告子說：「生之謂性」。這說的性，就是草木禽獸的生魂覺魂。然當知生覺二魂，雖能長大發生運動知覺，到底與定類相近；靈魂雖拘於形身，到底與神類相近。又當知獨有吾人，能合五類而全得之，他類俱不可比。如生魂只兼定質，覺魂只兼定質生魂；天神只屬純神，人則不然，具金石之定，具草木之生，具鳥獸之覺，又具本

類之靈，可肖天神之神。所以神與物之德，明明全備於人，此卽各魂不同之等也。

至論各魂的來路，大有不同；若不說明，又難知該滅不該滅之故。草木的生魂，由於水土之濕氣；鳥獸的覺魂，由於血中之熱氣；不是濕熱卽成生覺，係本質原有之生覺，乘濕熱而發。故此二魂，皆出自本質之內，獨有人的靈魂，要俟氣土水火所成之人身，已具胚胎之質模，然後天主，特賦一靈魂；從外而有，與氣土水火之四元行，毫無干涉，猶如山泉之水，太陽之火，有招引之具，水火卽至；人身之胚胎，卽招引靈魂之具，胚胎一成，靈魂卽至。

從這各魂以然的來路，推想他所以然必滅必存之理。可知草木離了水土，濕氣一乾，則生魂必滅；鳥獸受了損傷，熱氣一冷，則覺魂亦滅。因係本質內所出之生覺，故質壞而生覺不能獨存；靈魂既由外而有，則肉身雖死，必能由內而出，萬萬不與肉身同壞。故窮理之人，俱稱靈魂爲有始無

終，不死不滅。尊駕若尙有疑惑，我再說幾樣常在常生的憑據：

其一：靈魂的明悟，記含，愛欲，卽係靈魂常在常生之實據。何以見得？世上有形之體，重莫過於金，堅莫過於玉；用爲器皿，往往歷數千百年而不壞。推而至於天地，愈高則愈堅，愈厚則愈重；愈堅愈重，則愈識其悠久無疆。因見此堅重之質，卽知其必有長遠之期。今論靈魂之明悟，不獨千古而上，千古而下，五洲萬國之多，無處不到，卽天地之外，無窮無盡之區，皆不能阻其想念；可賴肉身而行，亦可離肉身而發；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口所未嘗，鼻所未嗅，肢體所未覺者，莫不可以推通。出入無時，往來無定，全不倚傍形體。當拘束於肉身之日，尙然如是，請看世上，除了我們人類，誰再有這樣的明悟？以此無形無像之體，具此至神至靈之大用，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論靈魂的記含，尤不可測；耳聞目見之事，不論大小美惡，無不一一收藏；幼而至老，尙能記憶，隨取隨應，偶或遺忘，係形質受傷，與內之靈司無涉；其積累之妙，雖有格物窮理之

學，而所以然的精奧，終不能透徹。以此無形無像之體，又顯此至神至靈之功效，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若論靈魂的愛欲，更與明悟記念，愈覺不同；上等之愛，愛天主，愛君親，愛善行；中等之愛，愛才學，愛美名，愛生賢子孫，愛交好朋友；下等之愛，愛富貴，愛酒色，愛奇巧，愛安逸，不可勝數。總而言之，盡天下人之讚美，都歸於我，終嫌其假；盡天下人之權勢，獨操在手，還憂其暫。以天主之全能，全智全善，所造的錦繡江山，竟不足供一人之欲；因所愛無窮，故所欲亦無限。此等愛欲，皆與肉身無關，以此無形無像之體，更具此至神至靈之奇妙，豈有不常在常生之理？天主生物以養人，故人爲萬物之主，物爲吾人之僕。乃堅重之質，及生覺二魂，往往久存未壞，聽他各盡本質之能；今靈司之容，極廣大，靈司之體，極高深，靈魂的性情功效，極盛極美。人人反心自問，未有不信其如此。倒只有數年，數十年，卽與身俱沒，竟不能盡其所有之盛，眼見主人大不如僕役，又何煩天主，特賦此可貴可久之靈魂，置於無

用之地？由此以推，具堅重之質者，且能垂久，有本質之能者，俱盡其長。則此廣大無窮，高深無限之靈魂，必有無窮之常在，無限之常生，這是擺在眼前的憑據，何疑之有？

其二：凡人自主之權，出於靈魂者，肉身不得而強之。可知靈魂，原不依賴肉身，則肉身之死，亦不能連累靈魂，豈非又是一個靈魂，不死不滅的大憑據麼？今將靈魂不依賴肉身之處，說個明白：靈魂驅使肉身，不啻主人之使奴僕，行食坐臥，悉如其命；肉身所好之物，所畏之事，若與靈魂不合，斷不能行；靈魂所好之物，所畏之事，雖與肉身不合，莫不唯唯聽從。如肉身最怕的，莫甚於刑罰，到了那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地位，管不得肉身怕不怕；又如肉身最喜的，莫甚於安逸，到了那名利場中，攘臂爭先的境界，顧不得肉身安不安。所以事不論好歹，年不論老少，主見都由靈魂而出；即天主所定的夙興夜寐之規，亦拘束不住，非秉燭夜遊，即當晝而寢，比不得飛鳥出林，牛羊奔棧，無能自主，只看天光早晚，時刻不

敢停留；卽此一着，明知鳥獸生覺之靈，全賴肉身，一切求全避害之狀，專在肉身。且鷄司晨，犬司夜，馬乘牛耕等項，亦止係於肉身。雖百千萬億之鷄犬馬牛，莫不如是。因屬本形所具一定之知，並無自主之權，故同此孳生，卽同此運動。獨我人類，各人有各人的主見，士農工商，憑他揀擇，賢奸善惡，由己自爲。古人嘗說：『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見此外行之不同，就當知這等來路，全係靈魂自主之權，必不依賴肉身，並不是那飛禽走獸的生覺，所以死的雖死，活的仍活，好像另是一物。論正經道理，有形的，不得不壞，無形的，不得不存，原不必多此推求。現既能宰制肉身於未死之時，豈不能超出肉身於已死之後？從來有其父，必有其子，肉身之父，原有一死，子之肉身，豈能常活？惟生我靈魂之大父，原係無形無像，無始無終之天主，所以靈魂之無形，與天主之無形相肖，靈魂宰制肉身之權，與天主宰制天地萬物之權亦相肖，就可定後來靈魂之無終，亦必與天主之無終相肖。倘此處不能深信，請問這現在無形的內體，

與現在宰制肉身之權，是從何處得來？我因尊駕疑心太過，特將現在本身之事，印証未來，竟使未來之事，就如當場看見的一般，人縱多疑，亦當冰釋。

其三：靈魂不滅，不獨有理可推，且有事可據。事有由外而來者，如人之尊貴，既在萬物之上，則所處之境，亦該在萬物之上，何故自富貴以至貧窮，由下愚而至上智，其憂勞恐懼，愁苦悲哀，嫉妬惱怒等情，無人得免？倘身死而靈魂即滅，反不如生覺之類，優游自適，何樂而有此靈魂？又事有由己而出者，小人好色貪財，驕奢淫逸；君子勤修力學，克己服勞。倘身死而靈魂即滅，何樂而爲君子？好生惡死，人之常情，乃往往有捐生赴死，以苦爲飴者。倘身死而靈魂即滅，又何樂而自絕其生？似此可據之事，不一而足，畧提一二，餘可類推。或疑生前之事，難以印証死後，勤學捐生，不過盡各人的本分，何曾爲着靈魂不滅？殊不知死後之實據，全在生前，孔子亦云：『未知生，焉知死？』後人不揣立言本意，反

借辭寬解。若不嫌冒瀆，改日再說明『身後賞罰之事，』則不滅之靈魂，愈知着落。

其四：尙論之法，多有援古証今者，這靈魂不滅，從古相傳亦無二說，如書經的恆性，大學的明德，孟子的良貴，字雖不同，名雖各別，正義無不脗合，常久，纔是恆，虛靈不昧，纔是明，終不能賤之貴，纔是良。若身死而靈魂亦滅，明失其明，貴失其貴，只此電光石火的工夫，怎麼算得恆？尊駕既知道『孟子的養氣，』爲何把這專指靈魂的話，倒不提？氣爲四元行之一，朱註嘗說：『氣以成形，』雖不曾說全，還算不曾說錯。孟子的養氣，醫家的保元氣，人之死活，只看有氣沒氣，這都是那『氣以成形』之氣。尊駕不曾辨明，竟說氣就是魂，魂就是氣，豈特不合天主聖經，併與朱註不合。所以尊駕一說出口，我先奉答云：這純係肉身之事，隨將神人萬物的等類，各魂的來路，靈魂不滅的憑據，逐一說明。倘此疑不晰，請問恆性等說，作何講解？





## 盛世芻蕘

### ●賞罰篇

或問靈魂不死不滅，似乎近理；至於身後的賞罰，尙有許多疑惑：假如果在身後，則生前現受的賞罰，未免重疊；果在身後，則世上的流芳百世，遺臭萬年，作何着落？果在身後，不算世上的吉凶，難以勸善戒惡；果在身後，則望報而爲善，亦非真善；果在身後，靈魂係無形之體，難施賞罰；果在身後，與佛氏的天堂地獄，道家的羽化成仙一樣。答曰：既知靈魂常在，必有常住之處，這常住之處，要知道明白最煩難，又最容易。怎麼說最煩難？假如要照俗人說的話：『欲知山下路，須問過來人。』則自古至今，去常住的人，不能自己走轉來，現在的人，都是不曾去住過的，如何能設得一位過來人，問一問？執定了這樣的主見，決不能有明白的日子，我所以說最煩難。然何以又說最容易，豈不聞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他怎麼樣知道的？因他認得文字，看得書多，故能知道。若只靠自己親眼

看得見的事，不獨沒有多少，併不能得其真實。如日月之大，異乎尋常，親眼看來，不過幾寸；做戲法的，明明是假，並不能看破。可見那有學問的人，必係彙合古今衆人的知識，雖屬不見不聞之事，或有或無或真或假，都能明白知道。由此而推，豈不又是一件最容易的事麼？今這身後的賞罰，就算有一個過來人親自轉來，對人說知，也不能人人親眼看見，仍舊還是傳之於人，見之於書而已。既然如此，救世的耶穌，是親造賞罰地方的天主，現操賞罰的大權，親口留下的說話，最真最切，爲何倒不肯信，起上許多的疑心？這個緣故，皆因不信天主而來。假如尊駕府上，祖父傳下一部家譜，載明歷代祖先的名號，墳墓，必然事事俱信？設有一人，疑其虛假，卽力辨力，此非偏見，亦非私心，總因信得祖父狼真，所以一毫沒有疑惑。今我們信天主大父母，也像信祖父的心腸，則所傳天主的事實語言，猶如祖先的名號墳墓，不敢不信，亦不肯不信。故前人嘗說：聖教至理，惟恃造物主真傳，自當先信後明，信爲明之引導，明乃信

之印證。聖教諸事，俱該如此。身後之賞罰，更當先信後明。今尊駕既不肯先信而後明，又何妨先明而後信？所示疑惑之處，俱有跌磕不破的真道理，擺在眼前，我雖舌敝唇焦，決不敢少辭辛苦。

頭一說，總看得生前賞罰，狠利害，故有重疊之疑。今先把生前的賞罰論一論：人君之賞，不過爵祿，有罪之罰，不過五刑，然善人受賞，惡人受罰者，千百中不得一二，且本人善惡甚多，所賞所罰之事，又千百中不過一二，若善而又善者除了封廕，無再賞之法，若惡而又惡者除了一死，亦無再罰之法，雖堯舜禹湯之君，皋夔稷契之臣，惟有賞一以勸衆，罰一以儆百，從沒有無善不賞無惡不罰之事。若說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這句話，必當兼生前死後而說，若單指生前，難逃公道，眼見善人終身貧困，惡人終身富貴的甚多，又有高人達士，棄富貴而不居，忠臣義士，甘苦辱而如飴的亦多，況一生享福之時甚少，幼年不知其樂，老年無能受樂，中間不過三四十年，保無有盜賊饑寒，官刑災病之忽來，保無有

怨恨愁繁，忿懼悲哀之卽至，且富而無勢，貴而無財，有子者憎其不賢，無子者又傷孤獨，誰人是件件完全的，自富貴以至貧窮，總不能稱心如意，一世之樂，一刻便成空，一世之憂，一生消不盡，要說是賞，並無轉眼之快活，如何算得是真實，要說是罰，普世的人都髣髴，如何算得是眞罰，明白了生前算不得賞罰，則重疊之疑，自然消滅。

第二說，將世上的虛名，認做賞罰。這一句話，最悞事不淺，因天堂地獄，被佛家說錯，不合於理，遂不信身後有真實的賞罰，由着自己的混說，把世上的禍福，就算天堂地獄，看來不像，又添出這一條身後的名聲，補其不足。若果只於如此，不獨惡人沒怕懼，亦不獨善人沒指望，竟把天主賞罰的大權，或由自己，或由同類之人，有是理乎，世間的富貴貧賤，係天主之公恩，雖有時用以賞善罰惡，儆醒愚蒙，不過間或行之，大概准人巧取者甚多，所以俗人都知道小富由勤的道理。若要把他算了眞賞眞罰，豈不是賞罰之權，竟由自己的能與不能，由不得天主了。這樣的錯

處，人或容易明白。獨有身後的虛名，中人以下不能害此沉疴；就是那才智聰明之輩，明知生前有限，無法久長，又見死後俱空，毫無把握，單把世上的虛名，反認爲實事！豈知口中的褒貶，都憑着各人的喜歡不喜歡，一唱百和，保無偏見私心，且此是彼非，朝更暮改，不能一定。卽如配享孔廟的人，忽去忽留，常有出入，若要把他算了賞罰，豈不是賞罰之權，又由得同類各人的主意，仍然由不得天主了？何不想一想，天地人物，沒有一件，不由天主，卽論我一身，由天主而生，由天主而養，將來亦由天主而死，獨有死後，倒不由天主賞罰，只聽憑世上的人，說好說歹，就算完了；則天主的至公至義，反不如人世的君王，如何說得去？只看古來流芳百世的，莫如孔孟，何故流芳之外，子孫還要世沾封爵；古來遺臭萬年的，莫如虞舜時候的四凶，何故遺臭不准抵償，本身必要放流竄殛？因人世的君王，沒有賞罰靈魂之法，又不肯因他身後虛名，就歇了手，所以不得不如此。可見身後名聲，還抵算不得國家的賞罰，倒能穀抵算天主的

賞罰麼？若說既然算不得賞罰，作何着落？當知名聲的好歹，原與本人毫無干涉，一個善人，妄說他許多惡蹟，不能損他些微之善，還增他受謗忍辱的好處；一個惡人，妄說他許多善行，不能滅他些微之惡，還增他遮蓋朦朧的不好。若果然名稱其實，雖與本人無干，可做後人的榜樣，如此是善，如此是惡，使後人不致以善爲惡，以惡爲善，更可使後人勸善戒惡，有憑有據。這就是流芳百世，遺臭萬年的着落。除此以外，並無別用，倘錯認名聲就是賞罰，沒有身後天堂地獄，請問：那閻修潛德的君子，文過飾非的小人，與那不出名的平常庸衆，他的一生功罪，作何着落？

第三說，總因尊駕不信了身後的賞罰，只得把後世名聲，本身禍福這兩件，橫据於心。我將這兩件算不得賞罰的緣故，已經分解明白，若這不能勸善戒惡的疑心，無關本人賞功罰罪之事，乃額外生的枝葉。我只說世上的吉凶，不能算身後賞罰，並不曾說世上的吉凶，不可勸善戒惡。自生民以來，水旱災荒，天主無日不用此提撕警覺。因這世上，猶如文人考試的

貢院，兵馬打仗的戰場，赴考的人，有盤費，有飯食，好的當面旌獎；不好的，或退或答。出兵的人，有錢糧，有犒勞，好的給以功牌；不好的，或杖或革。這樣吉凶，都是當場的勸戒，算不得事後一定的賞罰；天主的曲成人類，亦是如此。善人而得世福，後能感恩奮勉，日新又新，身後必蒙永福之報，若受此世福不知感勉，頓改前修，則從前有限之福，足報從前無恒之善，到了死後，必受永殃。設或善人而遭凶禍，彼能益加修省，其善愈純，平生之小過，因暫禍而寬其後罰，此正烈火試金，艱難試德之意。又如惡人被害，彼能引咎自懲，亦可轉禍爲福，若不知悔改，因此小災，反生咀怨，則非罪上加罪，永禍愈深；或惡人而享順利，亦望其感恩遷改，迨至怙終不悛，則一生之或利或榮，正可以償惡中之微善，其未罰之惡，則有永遠之刑。種種妙用，足見天主至公至義，無善不賞，無惡不罰，而世上的吉凶禍福，以及流芳遺臭，俱係勸善戒惡之方，並非真賞真罰，其義甚明。總而言之，一念之差能消衆善，瞬息尙可轉移，蓋棺方能



論定，善定而後賞，惡定而後罰，如何說得不在身後？猶如兵馬出征，現在的犒勞功牌，都是勸戒，直到得勝回朝，纔論功陞賞。假如身後，沒有了永賞永罰，連那生時的禍福，後世的虛名，都不能勸善戒惡，又像那打仗的兵丁，不指望後來大大的恩賞，只有軍前的犒勞，未必聽你的勸戒，所以身後的永賞永罰，真真是勸善戒惡之根。尊駕既要在勸戒上用工夫，當從根說起。

第四說，謂望報卽非真善。可見尊駕，先將世福誤爲永賞，今又把永賞認做世福，頭緒不能清楚，無怪乎疑慮愈多，自古聖賢所不望者，世上的富貴功名，子孫壽考之類，所以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子張學干祿，孔子責之。顏回居陋巷，孔子賢之。因世福假而不真，暫而不久，虛而不實，用之得其法，固可以借勢立功；用之不得其法，必至於喪身敗德。凡真正修身克己之聖賢，棄天下如敝屣，視軒冕如泥塗，惟求身後的永福，決不肯養小以失大，小，指肉身，大，指靈魂，養，指世福，失，

指天堂。因身後之福，係本來所固有，故不得者，必謂之失，一失不能再得，一得亦不能再失，不比世福，忽而得，忽而失，有朝不保暮之危。孟子說：『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倘身後並無永遠之福，這居仁由義之中，有什麼高官厚祿，古人立言，大約包藏含蓄之處居多，全靠善讀書的人，看透紙背後，纔知意味深長。當夏禹王之時，去古未遠，定不得知道天堂永福，是我本家，故說生寄也，死歸也，只看一個『歸』字，何等真切！世上原如客店，做客的，必以歸家爲善報，假如本家，向來是一個財主，客中雖苦，決不憂愁，到家之日，仍是富翁；天堂是世人的善報，世途雖苦，到了天堂富貴無窮。中庸說：『君子居易以俟命』孟子說：『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又說：『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這些說話，若不是望天堂的真福，請問：古人所俟者何事？所歸者何地，不可失者何物？讀書的，隨口念去，不肯着意求明，猶如隔靴抓痒的一般，這是世人的通病。若果能溫故知新，則後儒所說：『六經皆我註脚，』並非虛

語。但我們原講天主的道理，何必拉扯許多經書上的說話，因這一句爲善不望報，係古人戒勉之意，後人借爲過高體面之談，今要解我們中國人說的道理，必仍用中國的經書，纔容易明白。若論真正天主的道理，天主，是我們的大父母，不管有賞沒賞，都該恭敬，只看人家養了兒孫，不管窮富，俱該孝順，難道有祖產的，纔該孝順，那沒祖產的，就不該孝順麼？但我非望賞而後善，賞能因善而必來，這是天主的至公至義，爲善自然有賞，爲惡自然有罰，所以孳孳爲善之人，不必望而望在其中也。再看樹根向地，人首向天，這就是天主生成的教訓，命我們顧形思義，不可忘了這永福的指望！心爲一身之主，反無此想，現與本身不對，然則不可望報之說，非是永賞，錯認世福，就是不肯真心向善的推脫話。

第五說，尊駕以無形之靈魂，難受賞罰爲疑。此可以駁佛家的天堂地獄，不可以疑天主的賞罰，略揭數端卽證其謬：就如肉身現遭苦難，若身內沒靈魂，怎麼知道疑痒？此可証者一。肉身之禍福，皆從外而入，只在一

處，必賴肉身，纔能承受，靈魂之賞罰，內外相連，完全充滿，沒有肉身，更能承受，此可証者二。眼見現在之人，若係心內的苦樂，比那外來的禍福，更覺不同，此可證者三。有形之肉身，尙有難以形容之禍福，則無形之靈魂，豈無難以形容之賞罰？此可證者四。請看天上地下，或有形而無形者，或無形而有形者，造化之妙，誰能測其萬一？卽如一火，眼見不同之處甚奇，焚燒之火，係有形者，脾胃之火，係無形者，木中石中之火，不引則無，引之卽有，太陽之火，不引止於乾燥，引卽能焚燒，樟腦之火，無引不焚，入水不滅，火同，而火之奇妙，如此不同，且脾胃之火，比之焚燒之火，更猛更奇，烹煮之工，久而後爛，胃中鎔化不費多時，其猛可知，所化者，又皆外來之肉食，區區脾胃，竟如金鐵之堅，不更奇乎？若據尊駕的疑心，謂離了肉身，難受賞罰，爲何身內之火，現貯本身，並無傷害，足見天主的全能，各體各用，既能如此，豈不能如彼？那受罰的靈魂，自然另外一種有質之實火，能困有體無質之靈魂，決不像這

世上，專燒肉身，不燒靈魂之火。罰既如此，賞亦可知。

第六說：因佛用了天堂地獄之名，就要埋沒天主的真實真罰。請看佛家稱神稱聖甚多，難道儒家，就不稱神，不稱聖了；佛家稱師稱祖甚多，難道人家就不稱師，不稱祖了！這是徇名失實之大害，若不解明白，難免大惑終身。今只要知道了，佛老的假天堂假地獄，便知道天主的永賞永罰，並非一樣。釋迦本屬凡人，原無立教之權，強爲欺世盜名之舉，不得不旁搜竊取以遂其奸。彼雖僻居天竺，往來之人，所傳開闢以後之事，略聞一二，故牽扯之處甚多，如天堂地獄，其最著者，但只竊其名，竟失其實。因彼雖誇「明心見性」，竟不知心性之本原，又何能知心性之賞罰！遂以無聲無臭之靈魂，加以有像有形之禍福，所說的天堂，有寶珠、纓絡、瑪瑙、車渠、黃金、白玉的城池，巧鳥鮮花的玩好，叫做人天小果，還免不得輕衣粒食，福盡仍要輪迴。所說的地獄，有刀山劍樹，剉鋸油鍋，抽腸割舌的慘刑，確搗磨研的利害，苦盡亦要輪迴，若世上念動真言，雖阿鼻地獄，萬劫

不出，必然獄破魂走。猶可怪者，女人若欲升天，必須渡過袈裟地獄，另有血湖，專罰生產的婦人；求免血湖須多請僧衆，唸誦血盆經，併吃血盆齋。至於道家：又以洞天爲福地，以躋罡步斗，水火煉渡等，爲破獄的道場：種種悖謬，罄竹難書。在他們本意，不過爲圖利騙財之計，豈知愚魯無知者，易惑而難曉；聰明太過者，因咽而廢食，貽害人心，竟無底止！總因他不知道心性，又不知道世樂世苦之外，另有神樂神苦，併不曾想到要穿要吃的肉身，現在世間無腸可抽，無舌可割，竟不顧前後，隨口亂談，故當初司馬溫公，曾關他既無身體，刑亦安施？與尊駕所說無形之靈魂，難施賞罰，其言大同小異。竟該說靈魂無形，難施世上有形的賞罰，用此以關佛老的天堂地獄！彼再不能強辨。但那受騙的人不論是非，惟命是從，甚爲不解。假如天堂之樂止於金玉珠寶，仍用輕衣粒食，與世上相去不遠，這些珠玉之類，世上亦能備辦，不必天堂始有，何用升天？況金珠雖貴，保無有不愛之人，視之如同土塊，保無有不重之處，棄之等於泥

沙，如後周世祖曾說：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此即不愛不重之見證。從來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豈有靈魂之輕清，能承受瑪瑙車渠之重濁？他若果能明心見性，決不肯說這樣不合理的話，若論天主的賞罰，則大不同。我們奉教的人，時刻不可忘者有四：一死候，二審判，三天堂，四地獄。這四件，係我們在世盡頭之事，故謂之四末。死候，審判，人人共有；天堂，地獄，非此即彼，人人必有其一。今要知道天主的賞罰，把這四件，略說幾句：人生在世，或比爲客旅，或比爲陣前，或比爲戲場，都是形容不久之意。現在肉身，猶如客人的船隻車馬，兵丁的盔甲，戲子的行頭；用着的時候，必當小心整理。若客已到家，仗已打完，鑼鼓已經煞場，這就像死候的樣子，船隻車馬，盔甲行頭，都用不着了。做客的單算他的本利，打仗的，單論他的輸贏，做戲的單定他的好歹，這就像審判的樣子。所不像者有一定之死，無定死之時。正當千頭百緒，熱鬧奔忙，死忽前來立候，不容轉眼。靈魂一出肉身，天主無所不在，不消

瞬息，卽判定一生善惡，纖悉不遺；這是世上無可比方之事。再說到善人上升受賞，惡人下墜受罰，更沒有事情比喻，亦沒有言語形容。猶如紙上畫的山川人物，都在眼前，理當容易；然畫日而不能畫日之光，畫水而不能畫水之流，畫火而不能畫火之熱，畫禽獸而不能畫禽之飛，獸之走。人所共見者，尙不能得其萬一，以世人而講天堂地獄，如何說得真切；欲達其情，非引聖賢之典籍，不能道隻字。今先論天堂的好處：天堂之上，具有六福；升天堂之人，具有四奇。何爲六福？一曰聖京，世人過多德少，雖聖不純，天堂之內，聖聖同居，非聖不入，聖聖同心，無聖不合，淨如百煉之兼金，潔如無瑕之美玉，實眾聖之都城。二曰太平域，人在世間，三仇之勁敵，日無寧晷；天堂之內，仇懼全無，憂疑盡釋，恬然安靜，永享太平。三曰樂國，世間偶得一樂，必然多缺多艱，故只可說樂來我內；天堂之樂，無苦參入，時樂時新，處處俱樂，纔可說得我來樂內。四曰真鄉，世間暫寓，從無滿足之時；天堂真我本鄉，無願不遂，就



像器有大小，物俱充滿，無彼多此少之心，人有高矮，衣各稱身，無此短彼長之想。五曰定吉界，世態動如轉輪，反覆無常，有德卽有罪，有安卽有危；天堂之吉，大定不移，無復更動。六曰無疆，世人歲月，最久不出百年，懷死之心，能消諸福；天堂係長生之國，其壽無疆，其福亦無終期。到了肉身復活，還有四端奇美：一是明亮，大光自內而發，遠勝於太陽。二是壯健，不倦不傷，不冷不熱，不渴不飢，諸般苦難，毫無侵害。三是輕速，上下四方，隨心卽至，就說萬里一瞬，不足以表其快。四是通透，門垣雖阻，出入無痕，金石雖堅，透而無跡。這六福四奇，除了天堂，普世不拘何人，俱弗能得十中之一。然所講的福與奇，都從享見天主無限美好內所發，還是萬福萬奇中餘剩的一小分；惟有享見天主本體的全福，真是口不能說，筆不能傳的。世上的美好，不能一齊享受；天堂的萬福，內三司之記含，明悟，愛欲，外五司之耳目口鼻心思，一齊享受。故前人嘗說：『用天下的話，講天上的事，污穢了永福。』只此一句，包括無

窮。既知天堂之樂，如此比不來，說不盡，可知地獄之苦，就是天堂的反面，我亦略提大意，以見天主的義罰不比平常。地獄之苦有二：第一，是失苦；第二是覺苦。失苦係內罰；生前背主徇私，死後永不能得主，謂之失苦，約含四端：一，明知天主全福，奈義案已經判定，從此以及無窮，絕無一線可生之路；此苦勝於肝腸寸裂。二，雖服公刑，不無私恨，恨怨愈深，則苦情愈猛。三，同在一處者，都是惡人惡鬼；雖呼號不絕，只有凶殘凌虐，永無安慰哀憐之望。四，回想生前，原望罪惡可以懺消，瓶錢可以買囑；即或不能，又望死後靈魂散滅；即或不散，又望修煉可得長生，念佛可往西天。再無效驗，又望一生許多善行，從來不做半點虧心事，神佛必來保護；誰知到了今日，件件都不中用。當初原有人，叫我恭敬天主，爲何不肯信從，反加毀辱？愈想愈傷，愈痛愈苦。這四端是失苦的大概。覺苦是外罰，萬穢所積，萬苦所聚，烈火充滿內外；生前有一欲，死後即有一刑：如邪淫者，有淫罰；貪饕者，有貪罰；妄視美色，好

聽美音者，有各樣聲色之罰，緊圍纏縛，無轉動之法，無呼吸之離。一刻之苦，包含萬萬年的苦。受過了萬萬年的苦，又從新一刻一刻的苦起，並無窮盡之日。求生而不得生，欲死而不得死；若比世上的苦，還算不得永苦的影子。這是覺苦的大概。有人說，佛家的天堂地獄，既關他不該用世上有形的金玉珠寶爲賞，刀鎗剉磨爲罰，爲何天主的賞罰，說來亦不相遠？問這話的人，是不曾知道說話的方法，故有此疑。當知說話之中，有死話，有活話，這兩樣要分得明白。佛家不知心性的來歷，故不知死後之事，遂把靈魂肉身，認做一樣，所以天堂的賞，地獄的罰，都與世人用的物件一樣。他本來原是道聽而塗說的，除了這死話，也不能知道別的事情。今論天主的賞，有內外之福；天主的罰，有內外之苦。只因人習見習聞的都是世上之物，故各書像內，亦有借世上的物件，以形容其苦樂，猶如雲龍以表君德，難道君卽是龍？犴犬以表禁囚，並非囚能爲犬。再此時沒有肉身，亦借耳目口鼻以形容其承受；因靈魂之體，自然能見能聞，如

夢中見物，不賴肉眼，這就是能承受的大憑據。但無形之腸抽不出；無形之舌割不去；無形之體搗不爛，磨不碎。佛家不知心性，故用此死話哄人。明白了死話活話的不同，則佛老之邪說顯然易見。至若羽化成仙，乃小人而無忌憚之言。請問伐毛洗髓者是誰？脫胎換骨者是誰？求仙者，莫過於秦皇漢武。惟武帝末年，始悔悟云：『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後人尙被其搖惑，甚屬不解。誰不知道自古皆有死！故云：『死生有命。』乃一介凡流，欲藉妖魔之法術，改移天主之定命，毋論不敢，亦且不能。此等悖逆，明者必知其妄。但我與尊駕，尙有一言奉達：人世如同電光，轉眼便爲身後，永賞永罰，必居其一，目前若不早圖，後悔無窮，請熟思之！



盛世芻蕘

●異端篇

假如有友，致書來問：天地之大，無所不容。天主正教固當信服，各樣神佛，與夫世俗通行之事，亦無妨礙，何必絕之已甚？如輪迴一說，頗能儆醒愚人。現在供的神道俱有敕封，並非私立，猶如朝廷之下，必有官府，亦該恭敬。至若占卜本於周易，周公卜世卜年；中庸現乎蓍龜，都有證據。選擇頒於黃曆；符咒始於醫書。相面，算命，看風水，自古相傳，均非邪術。祈晴禱雨；禳災打醮，吃齋念佛；燒化紙錢，超度亡靈等事，通行已久。果能一視同仁，何妨道並行而不相悖？請看佛家從不肯拒絕別教：拜了佛門的菩薩，又拜道家的老君，憑人行走，正合孟子所云：『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之意。其他如導氣煉神，係養身正務，更不當視為左道。姬妾偏房，乃家庭之常事，不犯王法，不害人倫，為何亦嚴禁不行？從來黨同伐異，怨之府也。怨甚則謗生，所以外人傳有不敬父母，不知踪跡之

說，豈人言不足畏乎！

回字云：承惠手書，竭誠披讀，其臚列世俗異端之事甚詳，而前後大意，總謂執滯難以廣揚。姑容卽能止謗，此尊駕推愛之盛心，孰知猶有大謬不然者。敢因來意，備悉鄙懷：來書謂天地之大，無所不容。世俗通行之事，亦無妨礙，何必絕之已甚，隨又引佛家不肯拒絕的憑據。當知引喻比方，必係相類之物，或係相似之理，方可引用。今既知天主正教，反引不相類，不相似之佛家爲比喻，必竟那正與邪的解說，尙未分明。怎麼叫做正？猶如太陽當午，纔叫做正；怎麼叫做邪？稍過稍不及，俱謂之邪，此人人共知之事。道理亦然：邪與邪相類，故佛家不肯拒絕；正與邪，既不相類，亦不相似，故天主教，不能與異端夾雜。若說無所不容，係表其度量寬弘，不是正邪合一，故仁與仁同，不仁之術，豈能一視？道與道合，悖道之事，何能並行？爲子的只要片言忤逆，便非孝子；爲臣的，只要一事抗違，便非忠臣；我們恭敬天主的人，只要一些苟且，便屬異端。從來黑

能混白，故古來原係正經的道理，常被異端變更竊取，愚人耳目。白不能混黑，倘略染斯須即非本白；但皎皎者易污，必守死善道以防其妨礙，惟恐結之不甚；凡視聽言動之間，莫不加意小心。誰敢不分皂白隨人亂走？豈不聞人臣無境外之交？境外尙且不可，而反顏以事仇，有何面目以對親朋？親朋尙不可對，有何面目以對天主？然這棄邪歸正之事，聽各人自己的主張，我們不過如道旁引路的人，有問必答，有疑必解，信與不信，由他願與不願，並不強勉。這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正經道理。憑他異端邪說奸盜詐僞之徒，只惡其事，不惡其人，彼肯不昧本心，願行正道，何難成聖成賢，這是一視同仁，無所不容的正經事業。至於自古相傳，通行已久的話，只可論平常服食起居之事，即前人所說：『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若關係綱常名教之中，邪正是非之辨，不可以論古今，不可以論久近，惟論其合理不合理；合理者，新法亦必遵行；不合理者，古法亦當停止。倘以爲古禮決不可廢，請問禮之大者，莫如祭祀，祭典之



大，莫如尸主，何故漢唐以後，並無此舉？孔子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這是尊駕自小讀過的書，難道都忘了麼？若不忘記這自古通行的說法，明明替異端支飾，非出於本心。況佛法起於漢魏，通行雖久，亦非自古相傳，今且不必討論，只將尊駕所說的異端，我把他那不合正理的緣故，逐項講明，纔曉得果真是異端，不是我們的偏見；雖然常久，雖然勢利，雖然多人遵奉，雖然文章才學奧妙新奇，總因不合於理，難逃名教之誅。約計來書所有者，曰世俗鬼神，曰佛，曰輪迴，曰占卜，曰選擇，曰符咒，曰相面，曰算命，曰看風水，曰祈晴禱雨，曰禳災打醮，曰吃齋，曰念佛，曰燒紙，曰超度，曰修煉，曰娶妾，曰毀謗，雖異端隨地不同，而尊駕所開這十八種，亦可以見異端之大概。欲正人心，先祛邪說，邪說不祛，縱然恭敬天主，算不得是欽崇天主的人，所以各人的善惡，從來不敢議論一字，而道理的是非，又從來一字不敢寬容，更不敢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自干妄證之條；寧遭萋菲，萬難以道殉人。

『世俗鬼神：』世俗所敬鬼神，千奇百怪，名目甚多，各方各教，何能盡述！總而言之，不過兩種，一指生成之物爲神，一指死過之人爲神。指物爲神者，莫甚於北斗七星，道家詭立魁魑魍魎魍魎七號，皆垢面張牙，裸身赤脚之鬼。其次，莫甚於文昌六星，以蛇爲梓潼，一說，卽晉將張亞子，好事者，捏造感應篇，開口先說十七世爲士大夫；剽竊輪迴因果，誘人妄想科名。明代禮臣倪岳，疏稱梓潼文昌，妄誕不經，特乞罷免，（詳見明皇通紀，及本朝熊閣臣學統等書）又如二十八宿，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等，爲二十八神，日光，月光，燈光，俱有菩薩，火電風雷，山川雲雨，俱有神道，旣指生成之物，又兼死過的人，娼優隸卒，亦有專司，猿馬龜蛇，盡蒙香火，敗俗傷風，不堪言狀。當知上天的日月星辰，空中的風雲雷雨，世間的河海山川，在開闢之初，天主卽定有護守之神，有始無終，常生常在；若用後世死過的人管理，則此人未死之前，誰司其事，這是第一件不能解說的話，各府州縣的城隍，各方的土地，處處都有一個死

過的人做神道，家家管大門的都用金盔金甲的武將，有的說：叫做神荼鬱壘，能吃惡鬼，有的說：是唐太宗的大臣，又有管後門的鍾馗，係唐朝進士，做買賣的財神，係黑虎玄壇，有的說：是回回崔綱，行醫的藥王，係神農華陀扁鵲等，甚至瓦礫有將軍，木匠有祖師，生子有娘娘，出痘的，有痘兒哥哥，井上，有井泉童子，這樣的野鬼邪神，附名借勢，辱古人而昧正道，害難言盡。況以庶人之家，而用大臣管門，以從前本業之人，主管後世之本業，以生前不能保護自己之人，死後倒能千家萬戶，無處不靈，這都是件件不能解說的話。灶神之說，猶爲古怪，相傳每年臘盡，將本年一年的功過，上告於天；故通俗於十二月二十三、四等日，供香燭糖菓，求其包容，名曰祭灶，陸龜蒙云：『此係漢武帝時方士所言，』可笑多少聖經賢傳，並不遵依，一個方士的妄言，數千年通行而不滅，也不問這灶神，各家各有一神，還是統直省人家，只有一神，若說各有一神，不勝其多，若說只有一神，我看城隍土地，尙只敢偏處一方，何故灶神竟有如

此威力？現今在信奉天主的人家，並無灶神，且口外埋鍋造飯之地，連灶也沒有，灶神果係真實，彼豈有不顯神通，輕易就肯炮手，這又是一件解說不來的話。每年二月初二日，以太陽糕，供日內的金烏，八月十五日，以菓餅，供月中的玉兔。金烏之說，不行者尚多，玉兔之供，都門最盛。查烏兔，係形容日月之速，何曾實有其物，乃羣然信從，不以爲非，又是一件更不能解說的話，如此邪妄，萬語千言，亦難遍述一方之事，況直隸各省之多，何能盡數？然竟不必盡數，只要說明一句要緊的道理：人與神，絕不同類，吾人死後，或受賞上升，或受罰下墜，並無掌管萬物之責，至於護守諸神，皆承行天主之命，天主無所不在，誰敢自專，比不得世間官府，可以便宜行事，所以我們奉教人，知此來歷，單單恭敬一個天主，此外，就是在天主跟前的，諸神諸聖，亦惟望其轉求主佑而已。尊駕比了世上的君臣，因不知天主全能，併不知天主無所不在，故有此論，若明白了神與人的來踪去跡，憑他什麼淫祠野廟，都係非鬼之祭，何必逐項

推求！至敕封二字，不該混說，國家賞罰之權，只在肉身，死後追封，惟有大官美謚，以表報功旌善之隆恩，後世長君逢君之輩，只圖獻媚求榮，或敢封金闕玉皇，或敕封玄天真武，或敕封三界伏魔，獨不思帝王不能以天下與人，反能與人以玄天三界耶？鴻名且不可以謬假，神器尙不可以力爭，等而上之，更可知矣！奈何歷來，竟無一二陳善閉邪之大臣，直言其妄！明太祖乾綱獨斷，斥其瀆禮不經，莫此爲甚，凡嶽鎮海瀆，郡縣城隍，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歷代忠臣，亦依當時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皇名文衡內，原詔炳存，惟本原未得，斬草不除根，故廢而復起，然亦足以見公論自在人心，非我一人之私議也。其他，如封神演義，平妖傳等書，原係誣辭僞說，與水滸西遊等一樣，皆好事者所爲，愚人反認爲真事！每見興工動作之處，怕有冲犯，卽寫姜太公神位在此，道路街衢，用一石條，刊刻『泰山石敢當』五字；果然靈驗，何以疾病死亡，家家不斷，明者當熟思之！若說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或云信之則有，不

信則無，此皆甘心窮遁，不求明解之人，可爲痛哭者此也。

『佛』：中國佞佛之人，不究其大逆之罪，牽強解說，稱其輔弼世教，爲西方聖人，替他遮羞粧體面，在他其大無比，未必領情，徒然辱沒聖人之尊稱，罪浮於佛，今欲聲罪致討，當先數佛之本罪，佛之前世，且不必論，只據普曜經云：『佛姓釋迦號牟尼，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剖右脇而生』等語，生人有一定之正道，我中國至堯舜禹湯以至孔孟，從未有剖脇而生之人，卽老聃剖脇，亦係後人踵襲增添的話，惟因產婦氣凝血滯，交骨不開，催生無法，遂有剖脇而生者，此出於萬不得已且係別人所剖，與兒無涉，倘牟尼亦因產難而剖，是災也，非瑞也，若不因產難，據彼妄言，爲顯入世之神奇，剖開母脇，則生而弑母，故犯情真，其大逆不道之罪一。又云：『下地卽行數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自言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查佛，生於周昭王甲寅四月初八日，不過邊方小國之世子，唐時，曾遣長史王元策，擒其國君阿羅那順而歸，可知其國最小，去此亦逆，乃現屬附

庸之末，妄號獨尊，且生在天地之中，反常亂法，下地能走能言，明知非妖卽謊，但據詞定擬狂悖，難逃其大逆不道之罪二。牟尼居東宮，娶妻耶輸陀羅，生子羅睺羅，年甫十九，遠獵不歸，父死，國土爲五印度所奪，上棄祖先臣庶，下離少婦幼兒，流蕩忘返，其大逆不道之罪三。無國可歸，逃入雪山，苟延性命，圖謀恢復，因演轉生受報之說，以哄印度，妖言惑衆，欺世誣民，其大逆不道之罪四。古人有言：『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此句若說別人，未免太過，惟論佛之罪惡，猶爲不足，何必再查別款，卽此弑母棄父，傲世欺人之四大逆，罪已不容於圯族，後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揜藏無父無君之重案，反尊爲聖人，稱爲輔弼，字彙等書，公然註釋，離經畔道，難辭鳴鼓之攻。猶可笑者，牟尼後來，偷生十三年，怙惡不悛，身遭十惱，迨至臥病雙林，背發惡疽，欲見迦葉，不得一面，毒潰而殂，小涅槃經內，狠載得明白，人皆諱而不言，捏造牟尼道成，顯容於華嚴會中百寶莊嚴座上，法身大士爲眷

屬，無礙無邊爲報士，異哉，惡喪國亡身之醜，而反以色相邪淫，虛張身後榮華，既私編十重，四十八戒爲門戶，何以十惱叢集，兩舌欺人，立法自弊，竟爲貪嗔癡之師祖也？且過去，現在，未來，若果有恆河沙數之佛，怎麼牟尼自號獨尊，何怪乎呵佛罵祖，戈矛卽生於本教！曾見沙門語錄內，批評惟我獨尊之句有云：「此時我若在旁當一棒打死，與狗子吃，」豈有乃祖乃師，而徒子法孫，敢以如此毒言痛罵耶？雖本逢蒙殺羿之傳，然衆畔親離，至於此極，已甚於火書廬居之滅除矣！舉世多人，終不能棄暗投明，何哉！

『輪迴』：佛氏之邪說甚多，有信而不行；如念佛布施，放生戒殺等事，口中莫不唯唯，然而一聲不念，一文不捨，烹宰肉食，毫無禁忌者，尙不乏人。獨輪迴一說，不辨是非，深入人心，這是什麼緣故？我想並無別意，總因不認得自己的靈魂尊貴，只認知覺運動爲性，所以容易被他哄騙。在愚笨的人，猶可推說；若是讀書的人，不用說別的书，卽一本孟子所講心性



的尊貴，如良貴良知的話，不啻一而再，再而三。告子不認得性，孟子反復辨明；併說破人性與牛犬不同；是輪迴未傳中國，辨輪迴的話，早已炳若日星！今計其變害之弊，多係口內不堪說的話；沒奈何，不得不略提大概，喚醒迷途：楞嚴經係佛門上乘，內將胞胎濕化之人物，盡歸於情想合離，想愛相結。父母子孫，相生不斷。據此是祖父死，轉爲子孫之後代。妻女死，轉爲後代之婚姻。顛倒尊卑，莫此爲甚。這不是敗壞人倫的大弊端麼！又言：『羊死爲人，人死爲羊，死死生生，互來相瞰。汝負我命，我還汝債，經百千劫，常在纏縛，』據此世上的人，必不食不衣，稿木死灰而後可。若云，『掃地莫傷螻蟻命，愛惜飛蛾紗罩燈，』如此悖理矯情之僞術，可有奉行不犯之人乎？故由羊而推，一年之債，萬年不得清楚；不出幾十年，人人盡爲禽獸；賞善不必天堂，罰惡何須地獄？這不是滅絕世人的大弊端麼！有萬物，然後有男女，人所共知；若講輪迴，請問那始初之人，是怎麼輪迴的？以人轉人，則前人未死，而後人生育已多。且堯舜

禹湯文武之世，烈山澤，驅蛇龍，事田獵，製網罟；牛羊以祭，雞豚以養，如此傷生害命，何能得轉人身？以物轉人：蠢然之物，有何功德，遽能轉賤爲尊？况弱肉強食，彼此之殺報甚多，又何能得轉人身？倘果如其說，殺生之人，死後必爲禽獸，後世人多，俱係禽獸所轉，明明被其慢罵而不知，這不是毀辱古今的大弊端麼！人之善惡，若待輪迴受報，靈魂不知前世，肉身又係另生；賞非其賞，罰非其罰，這不是有天無日的大弊端麼！人之生死雖多，物之生死更多，卽以一日而論，物多於人，殆百千萬倍；倘一命必還一命，怎麼抵償？且佛亦人類，所用牛皮鼓，羊角燈，蠶絲織的錦緞等物，非生命耶？如爲佛而用，不必抵償，豈獨私而不公，此命作何着落？如現成之物，原不必抵償，則人人都用現成，誰爲宰殺，這不是斷人日用的大弊端麼！猶有甚者，輕生尋死，及淹溺子女，俱望好處托生；子女不賢，或費錢天死，卽說少他的舊債；夫婦不和，親朋鬪殺，俱云前世冤家；淫人妻女，拐騙貲財，都是三生有幸；充其類，弑父弑君，

無非夙孽，教忠教孝，盡屬虛文，這不是害義傷人的大弊端麼！從來禮樂以化君子，刑罰以儆小人，乃治國之常經，自有輪迴之說，斬絞凌遲，俱無畏懼。每聞盜賊將刑，尙昂首狂呼：我過了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怕什麼？這不是無法無君的大弊端麼！人情莫不欲富貴。彼云當敬佛法僧，必有大利益，『不報於今生，必報於來世』，貪者被其迷惑，往往傾家不惜，謂之結歡喜緣。法華經內，更有施捨肉身，手足，妻子之語，援引女獻寶珠，立地成男的故事。信此左言，遂致男女往來，不以爲羞；燒指臂，點肉燈，不以爲慘；活妻塑像書名，獻神做妾，不以爲醜；閨女童男，每年賽會迎神，遊街扮戲，不以爲無耻；這不是漁色盜財的大弊端麼！富貴人，求明前世的本身，彼即回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這種混話，擺着是逃遁支吾，反奉爲醒世名言，奸僧欲滿其心，希圖厚賄，或密題啞謎，使其自得；或捏造機關，使其自悟；或假傳古蹟，使其自知；不獨本人現遭愚弄，轉展相傳，遂成托生的實據。

這不是鬼蜮藏奸的大弊端麼！佛言一子出家，九祖升天，不墮輪迴；今口外烏思藏，活佛轉生，已十數代，是輪迴佛且不免；因非真實之事，匠心更改，惟知利之所在，前言顧不得後語！查活佛，始於元世祖忽必烈，封西僧八思巴，爲大寶法王，死後，又覓一初生之兒，認爲活佛轉生，世世如此，並不戒殺；鹿豕牛羊，任意恣食，這不是捉生替死的大弊端麼！雖非鳩酒毒刀，更滋隱害。若欲推其流弊，豈止十端！近來善知識，多有轉口自解云，這是爲愚人說法，並無輪迴；善惡的報應，就在眼前。可笑此種人，靈魂的來踪去蹟，善惡的永賞永罰，一些兒不知道，只學成順口逢迎，取人悅服的秘訣而已。獨不想做醒愚蒙，自有正經大道，枉已決不能直人；惜名掩飾，恥孰甚焉！我今不避嫌怨，痛切直陳，是虛是實，是假是真，當信不當信，天下之大，兆民之衆，必有能辨之者，亦必有撥亂反正，以熄此邪說者。

占卜來書云：「占卜本於周易，周公卜世卜年，中庸現乎蓍龜，都有證據」等

語·畫卦始於伏羲，爲文字之祖；並不曾說畫卦，爲占卜之祖·爻辭大象，係文王周公於憂患中，指當時之事而言，故多用比喻，以爲誘掖獎勵·只看謙卦六爻皆吉，明係正心誠意之書·卽孔子亦言『學易可無大過，』並不曾說『學易可以占卜·』既引『現乎蓍龜』爲証據，何不引臧文仲居蔡的不智爲証據？『龍虎蛇雀，子父財官』的話，創始於漢時京房，魏時管輅，晉時郭璞諸人，從前並無其術，怎麼把周公之下，拉來做証據？我們單論現在占卜之法，可用不可用，不必拉扯古人·請看後世服食動用之間，周公不會用過，五經四書上不曾提起者甚多·或因法勝於古，如曆法，推算日食月食，次次絲毫不錯；或因物利於人，如眼鏡助人目力，人人用之有效·如此之類，不可勝言，誰肯說古無証據，今不可行？若占卜之法，並沒有一毫效驗，徒借古人爲支飾，何以服人！眼見占吉而反凶，卜凶而反吉者，竟屬常事；所說晴雨豐荒之兆，誰能包管無卜不靈？偶中一二者，係事情湊巧，與術何干！不過是攔江大網撞得着，則歸功於術；撞不着，卽置而

勿問；豈特卜者騙人，卽求卜者，亦皆自己哄騙自己：非怨人學術不精，卽自疑禱告不虔，再不肯認他本來虛僞。俗人所說『一日賣得三擔假，三日賣不得一擔真』，正爲此輩而說。以義文周孔爲招牌；以神煞干支爲貨物；以姜太公，張子房，諸葛武侯，劉伯溫等爲字號，捏造九天玄女等，名爲護法。由六壬課而變出梅花數，生生數等法；由蓍草而變爲銅錢，由龜卜而變爲羊卜；卽神廟內的打筊求籤，皆從占卜中所生之枝葉。總而言之，憑他巧立名色，鋪排奧妙，不過是拈鬪擲色之法。假如用唐詩千百首編，定上中下吉凶，隨手拔出，據辭判斷，必與易數籤經一樣的靈驗。龜板亦然，不論磚瓦等物，亦可燒紋斷事，何必乞靈於土神木偶枯草敗龜之頑物？明此八面風的來歷，猶冥然不悟其非，真無藥可救矣！況古人有『重龜不重筮』之言；又說龜書已失其傳；夫重者且能遺失，何有於不重之筮？且當時原有玉卜瓦卜等法，則龜之無靈，早已見及；所以周公的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或本國家神道設教，或本後來楚子問鼎，王孫滿借此回

覆，均未可定。但三十八百，必係彼時說慣的成語，課中無此定數。只看召誥，借夏商以戒成王云，『惟有歷年，我不敢知，』這一句話，說之再三，是同朝之召公，即不以周公之卜爲據。到了七百年，孟子云：『數則過矣，』豈孟子不知周公之卜耶！洪範內的稽疑，亦在皇極三德之後，林氏解曰：『人事不盡，雖吉何補，』話簡而意深，說得狠透徹。再看後世，金甌卜宰相，與拈鬚相類，並不曾供奉神道祖師，亦不曾借重著龜籤卜，爲何舉世若狂，易惑而難曉也！

『選擇』：擇日有兩樣，一爲人事之便與不便，此必不可少者。一爲星辰之吉與不吉，此必不可信者。如論人事，凡發喪嫁娶，豎柱上樑，出行移徙等事，當先定準日期，以便備辦物件，事既不忙，人亦省力，可免臨期慌錯，亦不致任意遲延，故此擇日，必不可少。如論星辰，查黃歷內，每日條下，所開甲子乙丑等六十個干支；金木水火土五星；角亢氐房，等二十八宿；執破危成收開閉建除滿平定，十二個黃道黑道的各名

色，皆憑人排定，周而復始。今究論之，只可爲本日不同之名號，假如甲子日，又名金星日，又名角宿日，又名執日，一日而四名，就像正月初一日，或又稱元旦，或竟通稱朔日，或稱履端穀旦之例。除此稱呼之外，別項使用，便屬異端。因天干地支相合，只用以編歲次，以紀月日，與一二三四的數目相同，並無五行生尅之理。水火金木土穀，本大禹謨之六府，去穀而名五行，見於箕子九疇。大禹金先於木，箕子木先於金；原文內，因係民生日用之所必需，故皆首重，何曾說到天上的星辰，何曾說有生尅！萬物之消長榮枯，眼見一時俱顯，又何曾限定此來生彼，彼來尅此！既無生尅，有何吉凶？至於日月星辰，無知無覺，斷不能主管禍福。所立星宿名目，皆係比方，以便稱呼認識，實與本星宿無涉，黃歷內，不過挨次編列。若說星宿之行，又與本日無干，豈能因虛名而施實效！即舉一狼星而論，星本非狼，由人而名，指爲盜賊之比象，占家就把狼星主管盜賊；獨不想人人常說，虎狼爲惡人之象。爲何吉凶禍福，兩不相關；世間的眞虎狼，既不



能主管惡人，天上比象之狼星，更不能主管盜賊，其義甚明。狼星既無主管之能，則五星二十八宿，皆無主管之能，其義亦可類推。星宿尙不能主管，反認執，破，危，成，等字爲吉凶，豈非虛而又虛，妄而又妄耶！國家頒行正朔，不揚一道同風，使民無貳志；此帝王經世服物之大權，並不以吉凶爲務。選擇一事，因非實效，從來曆科，不曾經營。可笑！民間凡遇動作，有錢的人，卽問星家，無錢的人，卽看黃歷；只用開成等好字的日子，那開破等字，都不選用。這就是古怪的種子，存在心中，必然生出許多枝葉來；如耳內聽的，口裏說的，俱要順利話；眼睛見的，俱要吉祥好事情；寫的字，都要善慶語言；喪家不可成雙，怕重喪；做親的，不可成單，恐遭拆散；偶然撞着不如意的東西，必自恨沒時倒運；別人粗心冒犯，卽視爲呪咀，疑爲覓鎮；甚至鵲叫鴉鳴，莫非先兆；童謠亂夢，盡屬機祥；諸般忌諱，總起於選擇之根。殊不知吉凶禍福，全係天主掌管；吉凶禍福之來，又看本身善惡，所以說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豈有上不靠天主，下不

問本身，只把那不合正理的五行生尅，無知無覺的星宿，黃道黑道的字音，認爲吉凶；好像禍福之權，只要一顆星，一句話，一個字，一聲鳥兒叫，都能做主降殃降祥；誠恐君王使喚臣民，家主傳呼奴僕，亦未必這樣畏威懷德。請將此說，轉問選擇的本人，自己亦覺可笑。倘疑根不斷，現有試驗之法：曆本內所開黃道吉日甚多，請揀一個頭等好日辰，赤身深入虎狼之穴，縱然逃命生還，尙說不得日辰的效驗。倘或竟遭虎口，則吉星安在？如此之事，不敢輕試，亦明知無用是真。且賊寇忽來，決不能因日犯凶神，聽其搶擄，猝然暴病，又豈能因時辰冲犯，不用醫家！事莫重於征伐，武王以往亡日興，紂以甲子日亡。禮莫重於喪葬，古人定制，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期後期，俱屬不合。葬書云，己亥日下葬最凶，查春秋時此日葬者，十有餘人。又子太叔云：『若待日中，恐久勞諸侯。』卽此數事，便知古人隨禮隨勢而行，年月日時，俱不選擇。況現在尙有不許選擇的憑據：國家三年大比，選拔人才，係最大之典，較之民間

進人口，會親友，孰重孰輕！乃定例辰戌丑未年的二月初九，十二，十五，爲會場。子午卯酉年的八月初九，十一，十五，爲鄉場，從不更改，豈年年此日俱是天恩上吉耶？如此定例之事，不獨科場，夫黃歷頒自朝廷，一切大典，多有不曾議及者，可知或宜或忌之條，非專爲吉凶而設，已昭然顯著。苟以爲不然，何故同日出行，而禍福存亡，赴錢折本，各各不同？一日做親，而有子無子，到頭不到頭，又各各不一。所以孟子專重人和，首斥孤虛旺相之天時。雖其書讀而不信，敢云所言不合於理耶！我今再說一句操總的話，這星宿日時，乃天主爲人而生，都是好星宿，好日子，好時辰。全在自己及時修省，爲善立功，沒有片刻不好的時候。若怕他生災作祟，或疑心衝犯遊神，皆係自投羅網，何苦以有靈之人，受制於無靈之物。請將忌諱之心豁然消釋，庶幾放開束縛，可還吾尊貴之本來！

【符咒】：古有祝由科，專尙符咒，因除疫爲名，遂與醫學混做一家；至今走方賣藥的，還有用符咒騙人之術，正經醫家，從不肯提起。所有靠此營生

者，莫甚於羽流妖道師公師婆，魘殃鎮壓之輩。查羽流妖道，名色甚多，如正一道士，火訣道士，茅山道人，法官法師等，不可勝數。師公師婆，即男巫女覲。魘殃鎮壓，即蠱毒魘魅，現在十惡不赦之條。這一班人，都倚着符呪爲出手貨，遇有災病，許保平安。尤可笑者，每年五月初五日，大小人家，掛黃紙符一張，上有印信，係法師名號，九疊篆文，與前代的官印一樣。謀求小利者，照式印造，費幾文錢買一張，即能驅邪逐鬼。其符呪內，不說玉皇的敕旨，就說老君的律令。彼既僭用此名，應該查究他的實據：國家的敕令律法，出自人君，其奉敕按律之人，必係朝廷的大臣，印信必頒於禮部。除此之外，就是假傳聖旨，私雕假印，罪當斬決。玉皇老君，原係姓張姓李的凡人，從何處得有掌管鬼神，轉禍爲福的權柄？果係真事情，難道不論什麼人容他刻一顆木印，隨手胡畫幾筆，披髮仗劍，隨口吆喝幾聲，邪魔就怕了他麼？倘或真有效驗，亦係邪魔從中擺弄。誰敢放心大膽，公然橫行，毫無怕懼，這就明明知道是虛假的東西。

不過像那戲文場上，稱孤道寡，乞兒口內，御筆欽差之類。在窮漢愚人，借此騙錢，不分真假，惟利是圖，無足爲怪；可怪者，家家戶戶，欽此欽遵，是何道理？若說理雖不合，事實有效，如驅病之符，百發百中；驅鬼之咒，念動卽靈，故不得不信。果爾，則奸盜詐僞之事，理雖不可，因利益甚多，不得不做；這樣的話，恐正經人，未必肯依。其不依之故，明知利小害大，惟此符咒，止知其效，不知其效之假，效之害，故有之言。怎麼是假？請看寒熱往來之病，不藥而愈者甚多！且用符咒者，未必不兼用醫藥。果能將諸藥不效臨死的重病，畫一道符，念一聲咒，立時全愈，治十個，好十個，治一百好一百，纔可說得符咒有靈。有了這樣的靈符神咒，人都可以不死了。今並無此效。連他自己畫符念咒的人，要病要死，則所效者如何說得不是假，如何說得百發百中？怎麼是害？邪神惡鬼，惟受制於天主；俗人不知來歷，見有不怕邪魔的人，就說他運氣高，官星旺。邪魔將計就計，順手牽羊，哄他自誇威力，不信天主。當知此類，除

了造化天地神人萬物的主宰，憑他大聖大賢，帝王卿相，他都一毫不怕；若其人，果有認真制服之能，必由天主的威靈而來；不由天主者，皆係以魔驅魔，猶如勸奸去惡，地方官的權柄，皆由君命而來；不由君命者，即係以賊退賊。因邪魔的本意，總要哄人認他爲主，故不拘何人，皆樂從呼喚，東頭不着西頭着，只要一處上檔，使人不復知有正經的天主，就滿了他害人的賊志，與那爺做主人，兒做客的法子一樣；使別客不知有正經的主人，以便謀財害命，這就是凶神助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的真緣故。今佛家盛行，有諸佛菩薩等呪，自號真言，持誦千萬遍，官位男女，隨求隨得。呪盡胡言，捏爲肉髻內湧出。現在準提呪，流傳甚廣。又道家盛行，有請仙扶乩之術，專言未來，隨問隨答。其實乩上之字，多係活人手筆。設有自己動搖書寫，即係邪魔借此哄人，種種網羅，窮工極巧，人見此魔有效，即信爲正神；忽聞彼呪有靈，又信爲正法。殊不知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以暴易暴，不知其非，把那做事的本人，聽見的旁人，一

齊都被他網住了聰明，死心蹋地，深信不疑。攻乎異端之害如此，所以說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怎麼敢因事情有效，遂輕易信從！查邪術之最靈者，莫過於唐太宗時所傳西僧呪人，立死立生之法。太宗試之甚效，獨太史令傅奕，奏稱：『邪不勝正，請以呪臣，臣必不死。』帝卽命西僧呪之，傅奕挺然無恙。少頃，西僧自身倒斃！事詳正史。可知一切符呪，靈與不靈，都與西僧同類。世之侈談符呪者，何不以傅奕爲師？世之畫符念呪者，更當以西僧爲戒！

『相面』：相書甚多，目下通行者，莫過於麻衣神相。然開口就說，『相隨心生，相隨心滅。』則此術雖存，並無用處，已經和盤托出，不打自招，無庸多辯。然舉世之人，猶羣然信從，不肯放手，總因妄想富貴之心甚切，明知不準，何妨妄言之而妄聽之。今欲拔去其根，欽崇天主，遵守聖規，斷難家喻而戶曉。因奉教之人，知有天主，故富貴不敢求；知有身後，故富貴又不必妄求。雖有好相，相之何益？今此理不明，應數其虛謬，以聽人之

自悟：嘗聞舜目重瞳，項羽亦重瞳，何仁暴竟如柄鑿？陽虎貌同孔子，何奸良廻別天淵？且一人之身，始貧而終富，先賤而後尊者甚多，彼必云：『步位之故，自天庭以至地角，因有限定的年分，遂有不同的運氣。』獨不想人之年運，時時俱遍週身，豈有某年在眼，某年在鼻之理？此身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就像花卉一般，由蕊而華，由華而落，與吉凶無干。彼乃借此分派步位，限定歲年，以爲富貴貧窮之証，抹煞天主宰制之大權。將一派八面風的話，高擡時價；扯着一兩句，挨身便入。人見生平果有榮枯，相貌原分好歹，遂信以爲實。豈知風土不同，而顏色亦殊；飲食不同，而體格亦殊；地位不同，而舉動亦殊；並不與吉凶禍福相連。世襲之家，生而卽貴，賤相亦受榮華。奴婢之兒，生而卽賤，貴相亦遭卑辱，此皆眼前常有之事。若說貓犬馬騾，尙傳相法；此與人之秀者可習文，強者可學武相似，係相其能力，非相其吉凶也。若說醫家看病，望居其先：係相其氣色精神，以揣度病之輕重，非相其年運也。倘必以面貌之凹凸高



下，長短闊狹爲吉凶，豈樹木石塊之類，亦有吉凶耶！舍本身生活之靈魂，而從事於形骸，真惑之甚者！

「算命」：相面者，借有形之耳目口鼻以哄人，尙可謂由真而假；算命者，借無形之年月日時以哄人，更可謂假而又假。因干支只可以記數目，並無生剋！前已說過！與本身沒有相連的道理。各樣物件亦然，造成之後，好不好，久不久，全在人怎麼樣使用，與那造起的日子，一毫無涉。今以無理之生剋，預定未來之吉凶，豈不是假而又假麼？但我只說沒有生剋，只說六府五行，都爲民生日用，不說明沒有的緣故，人必不服；況欲闢算命之假，必將生剋之非，說一個透徹，庶幾拔木塞源。然虛空淪洗，支節攪纏的話，說他一世，也說不清，須就眼見的實事而言，纔能明白：木種入土，以水漬之，以太陽照之，然後根幹枝葉，漸次而生。當土火水未有之時，木既不能自成，亦無着脚之處，此人所共知共見者。若使木能生火，木性必當極熱，何能以極冷之水，生極熱之木？果然木生於水，木應爲水之子；

果然火生於木，水應爲火之祖；以祖孫而相反相滅，有是理乎？且土金木未有之時，水存何處？倘以鑽燧取火，爲木能生火的憑據，則石中未嘗無火，石係土類，怎麼不說土而說木？水之潤澤，物盡賴之，何獨於木？土之厚重，物盡生之，何獨於金？再論其相尅之能，彼此更無一定，杯水必不能尅車薪之火，燭火亦不能尅一鈎之金；懷襄之時，水且尅土，咸陽一炬，木石俱焚，只視其勢之強弱何如耳。或者謂五行之生尅，論理不論事，論事，則涉於粗跡，不合精微之妙道。豈知有物纔有則，故事雖因理而後明，理必因事而始顯。若離事而講理，便涉空虛，無非支飾；又認爲奧妙精微，必至頭頭撞網，脚踏空。人能被異端之籠絡，皆因此處未明，不獨算命一項。惟有據事以斷，則窮理必真，往古來今之疑案，可決於片言。生尅之謬如此，算命之假，何庸筆禿唇焦，嘗讀孔氏之書有云：『居易以俟命。』又云：『見危授命。』又云：『死生有命。』又云：『惟命不於常。』既然說一個『命』字，必有出命之主；猶如一家之人，受命於家長，

一國之人，受命於國君，誰能預先算定。只看『惟命不於常』這一句，就知有命而不能算；比不得日月交食，五星凌犯等事，有一定推測之常法。故平居，則順受以俟之，臨難，則委曲以授之，憑他什麼人，惟有見幾而作，斷不能先事而知。今瞽目之人，多靠算命占卜以營生；豈有眼者，只可見幾，無眼者，反能先知耶？笑人問道於盲，而不笑自己，何哉！然則欲求安富尊榮，排算八字者，不獨未聞天主勿貪勿慾之聖規，併未聞素位而行之道也！

『看風水』：古來造屋築墳，所講的方向風水，原係相稱相宜的道理，並無吉凶禍福之言；後人營求富貴，無縫不鑽，奸巧之徒，遂因山水之形勢，捏造吉凶，投其所好。宋司馬溫公，及趙昉等皆罪其謗造化而誣生民，欲焚書以絕其術，詳唐荆川稗編五十八卷內。但只說『誣謗』二字，不說明所以誣謗之處，被惑之人，必在半疑半信之間，縱然焚書，不能斷絕，故不得不瑣言繁瀆以剖明之。然其要，只有兩端：一係山之形勢，並無吉凶，如某

山有龍鳳形，某山有虎狼蛇蝎形，人因其果然，遂信之；獨不見雲霞之千態萬狀耶？比之山水，雖虛實不同，其生成之理則一；又不見樹木之怪相奇形耶？比之山水，雖大小不同，其生成之勢則一。今雲霞無降禍降凶之禁忌，樹木無召福召吉之神通，獨山水有之，憑何証據，而造此妄言？請看五金八石，卽一拳之大，必然空穴甚多，豈有高山大地，無自然之空穴？由冷熱燥濕之不同，致赤白青黃之各色，生植之物，件件如此，豈有高山大地，不隨步以換形？乃術家借紆迴曲折爲真脉真龍，借左右包裹爲真山真穴，借穴中之熱燥，爲得氣之生，借土色之赤黃，爲得形之正，房屋之方向亦然，某物衝犯，主家長刑傷，某向無情，主家庭消敗；如此之言，不一而足。論人之外形，較之墳墓房屋，關切尤深。然富貴之人，不能因愁容而卽卑辱，賤貧之人，更不能因喜色而卽尊榮，只看戲場上的子弟，可知外形之好歹，全不與吉凶相連。以最近最親之本身，好形歹形，尙然無凶無吉，則身外之墳墓房屋等，好者不過美觀，歹者不過醜看，與衣服

車馬家伙什物一樣，斷不能因好而生吉，因歹而招凶，其義易明。舉世之人，竟以吉凶禍福，問之無靈之風水山川，年神之三合四衝，非誣謗而何？一係人之骸骨，並無靈應，請看父母之心，誰不願子孫興旺？然在生智勇俱存，尙難助其成立，雖德如堯舜，不能使其兒爲守成之主，豈有死後，無知無覺之枯骸，有何神力，反能廕庇後人？若果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我有幾椿事情，問一問，彼必理屈辭窮，無言可答。一問：現在之人，從何而來？彼必云：由上古生生不已而來。夫上古嘗有不葬其親而委之溝壑者，豈溝壑中，皆子孫興旺之龍穴耶？不然，何後世之人，日生日盛，至不可數計之多？且鄉風各別，葬法不同，有火葬者，有水葬者，有公塚挨葬者，此方之人，爲何子孫壽夭，富貴貧窮，俱與看風水的地方一樣？一問：吉穴既能招福，凶穴亦能招禍否？彼必云：吉凶俱應，然則祖考之穴，主長孫貧賤夭亡，父母之墳，主長子百年富貴，應此必不能應彼，怎麼說得吉凶俱應？既有不應之穴，所應者斷非風水之靈！一問：左旗右

鼓之山，必生武將，前幃後屏之墓，必出文臣，不識子孫可弗學而致耶？彼必云：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郎，不學之人，如何做得將相？既然如此回覆，則骸骨之無靈，不用他人分辨，卽此一言，便成鐵案；情真罪實，又非誣謗而何？兩端旣竭，百喙難逃，況現行風水之書，莫甚於雪心賦，滿紙妖言，總歸於福由心造。此預爲躲避脫身之計，遮掩後來不效之羞，眼看業此之人非各自爲說，卽苟且通同，弊竇甚多，從無一定之規；足見本來原非實據，比不得黑是黑白是白，難以混淆也。若要牽掙川嶽鍾靈的舊話，此專指形身之氣質，各隨水土之清濁而言，並非廢子之說。今查歷來，精此風水之術者，首推郭璞，奈廢未及子，刑己及身，何謀人甚智，謀己反拙耶？總而言之，人子事親，葬之以禮，復心無遺憾，係有生之大事。乃以父母之骨殖，公然圖利謀財，往往暴露以待佳城，又或屢遷以就吉穴，尙忝顏於仁人孝子之中，忍心極矣，毫無實濟，敗壞倫常，此司馬溫公等，所以深惡而痛絕之。今誣謗之處旣明，若良知未昧，書雖不

焚，術當永絕，其不能遽絕之故有二：一因貪小利以媚人，一因貪大利而受人之媚。然每見貪心不遂，以致構訟結冤，弟兄叔侄，盡成仇敵者有之。倘轉念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徒然捏誣造謗，謀利計功，又何如陋巷以居，藁棺而葬，不失爲正誼明道之人。

『祈晴禱雨』：晴雨關乎年歲，旱潦必事祈求，此古法也。然傳其名，不傳其意，所以先王之學術，一變便成異端。究其首惡，總由佛老兩家，佛以戒殺斷葷爲善，老以呼風喚雨爲能，故每年晴雨失時，地方官必先禁止屠沽，冒齋戒之美名。論其背逆之罪，不減於梁武帝之以麴爲牲；禁屠不效，又繼以法官妖道，搭臺設位，如演戲一般，甚至以犬血活人爲法物，以召魔遣將爲神通。論其狎侮之罪，更浮於商武乙之射革囊，城市鄉村，俱有龍王廟，平時供獻不絕，旱與潦，俱往禱之，禱而不應，卽迎神賽會，效而後止，各寺廟皆誦經拜懺，廟門前，大書『叩天祈雨』，或『叩天祈晴』，四字，以顯其福國佑民。獨不思蒼蒼之天，並無主宰之權，佛係死過

之人，自顧尙無能力，龍係鱗蟲之長，春起而冬蟄，何能行雨？若說叩天，是叩天主，爲何不說明白，眼見所供所求，並非天主，只因良心難過，提一天字以飾其非。若說佛能救苦救難，三洲感應，則平時已竭誠供奉，不應聽其再有此災；若說龍非鱗類，係金龍四大王，查宋末元初，有浙江錢塘縣鄉民謝四，被溺身亡，好事者，托名封號，後人踵事增華，旱潦一來非鬼之祭，填街塞巷。幸而天主仁愛之恩，大公無外，久晴必雨，久雨必晴，猶如頑劣之子，傲慢之奴，爲父母爲家長者，不忍遽絕，仍衣之食之，以俟其改悔；誰知提醒不遺餘力，而世人之愚昧更深，心滿意足之後，仍歸功於龍王神佛，多人共感，有愿必還，雖賣產賣兒，不能顧惜，異哉！受造物主之恩，而感激邪神，又何異子承父產，而反戴父仇，難乎其孝矣！奉告世人，禱雨之法，莫靈於成湯，頃刻之間，甘霖千里，如此效驗非常，應該推類而求正道；乃向此抗違悖逆之龍王佛老，叩頭禮拜，還愿酬神，係何主見！孰正孰邪，既不能分別，是效非效，又不肯辨



明，豈竟流而不返耶？當知狂瀾必有砥柱，大惑必有解人，余日望之。

『禳災打醮』：醮禮始於冠婚，係教訓子女之典，後世廢而不行，佛老家，遂竊取其名，以爲法壇之總號，今地方遇有火災瘟疫等，俱建壇打醮以禳之。不想此世是誰主管，我身靠誰生養；又不想禳災之人，向誰禱祝，失去本根，徒求熱鬧，不過是香花饒鼓之戲場，豈料災未能禳，還怕後來的禍福尙難逆料，怎麼有此利害。從來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呼父母，每見孩提之童，偶被外人欺侮，必奔投於父母之懷，似此降災示警，正常反本而呼大父，一如童子之奔投，纔是正經道理。乃人人都知道疾痛必呼父母，爲何不知道災害必呼大父？你道我說的大父是誰？並非別人，就是全能全智，至善至公，生我養我，救贖我，賞罰我，惟一無二的大主宰。我們身前身後，沒有一刻不在天主掌握之中，故災害之來，呼號求救，係順情合理之至。允與不允，均屬天主之恩。猶如父之於子，或霽顏，或怒色，無非教養玉成；家長之於奴僕，或嚴義，或寬仁，莫不凜遵恐後。若爲子

者，離去自己的父親，轉向別人，爲奴僕者，背叛自己的家長，投身匪類，縱或偷安旦夕，後來之患，愈久愈深。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若能將此比方，反復尋思，便知打醮，不是禱災，竟是惹禍，獨有古來大德之帝王師相，能知造物之主，敬之畏之，一切吉凶禍福，惟命是依，故往往有求即應。只就我中國而言，烈風雷雨弗迷者舜也，不禳災而災亦無害。迅雷風烈必變者，孔子也，鯉之死，厖之焚，畏於匡，困於陳蔡，一生之難，並不曾用着什麼羅天大醮，三寶法壇，皆因平日，誠心反本而呼大父，故子路請禱，即斥其非。今我們幸當天主降生之後，又逢正教昌明之日，倒不肯誠心反本，崇正棄邪，猶同流合污，自滋罪戾，豈真明悟不及古人耶？乃利令智昏之故耳！怎麼見得利令智昏？因世俗的禳災打醮，論他們本意，原不是爲民除害，只因圖利起見，一係坐收花利之人，僧道是也；一係爲首歛錢之人，土豪是也；一係被騙出錢，妄求保佑之人，鄉愚是也；三種之人，合而爲一，加以邪魔搨處，鼓舞作新，宜乎正人非之而

不顧，正理訓之而不知。若而人，正中庸所云：「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也。」至若病時之巫歌酌獻，野祭呼魂，死後之擲瓦掃房，出殃接轡等，猶爲乖戾不堪，明者必知其謬妄，毋庸縷述。

「吃齋」：齋係古來原有之事，現今有正經的規矩，雖佛家變爲異端，而真理具存，豈因佛家之邪說，抹煞正教之成規？我先把正經的說明，再說佛家的邪妄。中國古禮，有致齋，有散齋：致者，致精致明，以齊其心志；散者，不歌不弔，而變其服食。所說的變食，止於不飲酒，不如葷，凡犬豕牛羊等肉，不在禁例，周禮鄭康成註可証。所說的不茹葷，止有大蒜一種，註明葷菜，凡葱韭等，俱不註定是葷，說文解字可証，此中國三代以上的齋。今天主聖教所定公衆遵行之齋，有正志之內齋，有克己之外齋。內齋者，耳不聽淫聲，目不看邪色，除了道義的話，不敢說，除了正經的事不敢做，洗心滌慮，絕慾存誠；外齋有二：一係大齋，一係小齋。小齋止於減味，大齋更要減食。減味者，減去禽獸之肉食，而水族葱蒜等，俱不

禁忌；減食者止用午膳，晚間略食菓點數兩。這兩樣的齋，係聖教之公齋，每年春間，有四十日，這是天主耶穌在世，親自嚴齋立表，後人年年遵守，每七日一瞻禮前二日，必守小齋，以仰承神益。此外還有幾日公齋，或另有各人私齋，莫不包藏聽命，修身之深意，比不得佛家的齋，愛吃不愛吃，都由得自己做主的。若說佛家邪妄之齋，既斷魚肉，又斷葷辛；查五葷起於道家，五辛見歲時記，佛則東聘西湊，變爲吃素，又覺吃素之名，狠不冠冕，亦附入吃齋之列，相混日久，竟以素爲齋，不復知有正經的齋法。查他現在盛行的：有斗齋，有月齋，有六齋，有八齋，有初一十五的齋，有三官齋，有觀音齋，有準提齋，有長齋，有胎裏齋；各人各法，不能屈指而盡。究其所爲，第一怕殺生害命，今世吃了半觔，來世要還八兩，巴不得少殺一命，少吃一口，少還一種債。其次，是求佛慈悲，增福增壽，雖千百其途，離不了這兩個主見，與正經的齋，名同而實異，可惜！吃齋原係美德，並不肯說他茹素就是異端，因他主見錯了，所向

又錯了，把這美德變成罪惡之媒，猶如小民的納糧當差，不遵王法，歸附跳梁之賊，豈止白費差糧，還增叛逆無君之罪。在愚夫愚婦，孤陋寡聞，或有好心而誤用者，乃學士大夫，博覽古今，嘗誇一物不知，儒者之恥，何以率己律身；知國家有一定之禮儀，而存心養性，竟不知名教中，有一定之成規，齋與素，葷與辛，都不能明辨，無他，皆因不曾認得天地神人萬物的大主，故諸事未能理會。若能端本澄源，分別正邪沿革，卽知禮以時爲大，古禮不當行於今日，轉生報應之妄言，早該拒絕，更不當被其網羅。所當遵者，惟有天地之上君，萬民之共父，聽命守齋，無違無貳，這纔是爲下不倍的大經大法。有人說：爲何吃齋不禁水族等物？當知靈魂之事，必遵教法，猶如肉身之事，必遵王法，無可挪移的。今吃齋不禁水族等物，係教中定例，遵之則順，違之則逆，毋庸加上別的講解。但立法之善，包含許多妙處，不妨略提一二：外齋本爲克己而設，太過亦能傷身，惟此大中至正，使人無過與不及之弊，何善如之！古來狗彘雞豚，專以養

老，穀與魚鼈，則爲小民平常日用之需，杜甫詩云：「細微沾水族，風俗當園蔬。」可知禽獸味濃，水族味薄，原有分別。聖教公共之規，不肯強人以所難，惟此近情着理，人人容易遵行，善莫甚焉。佛氏戒殺之齋，白叟黃童，習而不察，一聞聖教之齋，卽夫婦之遇，不用多言，共曉然而悔從前之悞，其善更無底止。然當知種種妙處，皆推論立法之精深，與守法者無涉；守法之人，只知奉法惟嚴，不敢私自損益。故就本人而言，則爲克己之齋，就公衆而言，實爲遵命之齋。

「念佛」：佛之本惡，我已粗粗說明，尙未說到害人之惡；今卽念佛一端，充其惡之類，更有不可勝言者！佛氏勸人不住口念：「南無阿彌陀佛」，可徑往西方淨土，卽得蓮花化生，橫出三界。所以老幼男婦，往往手持數珠，念不絕口。查西方國土，近來瞭如指掌，淨土蓮花等怪誕不經之說，諒已完全敗露，窮寇莫迫，毋庸多辨。該辨者，「阿彌陀」三字，憑他翻譯什麼義理，不過佛的別名。「南無」二字，是投誠歸順的意思。既不是我的主子，又

不是我的君王，又不是我的父母師長，爲何擅自投誠歸順？這就是不該念的大緣故。若係天主的名號，必當起敬起畏，念念不忘，此非私意偏情，乃至當不易之公理，倘說不明白，我且借一個比方：請看漢朝揚子雲的法言，何曾不像論語？太玄經，何曾不像周易？因他學問無根，做人不妥，故從無家絃戶誦之事。今世上做人不妥的，莫過於大逆不道之佛。學問無根的，莫過於肆無忌憚之佛法。此非望空妄說，亦非故意賍埋，只看他不認天主，自大自尊，就是無根的憑據。本立而道生，離了本根，就是不妥的憑據。若此之人，假令其身尚在，如穢如瘟，惟恐絕之不遠，乃以數萬里外，死過數千年之人，無情無義，無德無功，時時念其名號，豈真死後，望他引人西方耶？欲入西方，不須念佛，有生之時，人人可去。若到死後，不是永賞，就是永罰，連那諸佛菩薩，也不能脫逃一個。大地之外，並無淨土，並無另外，還有一個西方極樂世界？聞得從前善知識，早已題破，死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濛濛，何苦聽他說謊，受他哄騙？

佛之生前，與人同等，佛之死後，與鬼同羣，只管口口聲聲呼他何益？後來沙門，變爲念佛誦經，俱係口頭禪，盡掃一切，直談心性，自誇『見性明心』，『立地成佛』，究竟都是捕風捉影，說有說無，並不合敬愛修身之旨。且見性後，戒可破，律可犯。觀世音，托生異類，鎖骨菩薩，淫院爲娼，此又因念佛粗淺，捏造高明直捷之法：豈知求高不得，而卑污更甚，求明無路，而昏暗愈深，虛張捷徑，而自欺欺人之罪，愈無底止。況念佛既爲口頭禪，參悟獨非眼前花耶？果係正經道理，雖聖人之言，尙不敢輕忽，若說到天主之命，更加非常敬畏。佛既上無天主，下無聖人，或廢或興，沒有一毫怕懼。所以要說念佛有許多好處，也由得他們，要說是口頭禪，不中用，亦由得他們。且從淨土蓮花之說，一變而爲無爲教，再變而爲白蓮教，再變而爲大成教，慈團教，白衣教，禮教，黃教，一炷香，黃天道等。名色甚多，相傳有正派五宗，旁門七十二之說，改頭換面，翻新出奇，都由得他們。遵照現行之功令，緝拿無爲白蓮等教甚嚴，若究其首



惡，都從念佛而來，佛之不可念如此。然則當念者是誰？當念者，惟一天主！天主無所不在，誠能顧名思義，念茲在茲，就像嬰兒之求懷抱，孺慕依依，毫無勉強，必豁然而知須臾不可離者，卽此也。造次顛沛，終食不違者，亦此也。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者，無非此也。這纔是志道依仁之本領，彼竟離此違此，而惟佛是念，非自暴，卽自棄也！

『燒紙』：『慎終追遠，事亡如存，』此子孫不忘祖父之孝思。因情而有事，因事而有禮，自初死以至掃墓，古來條款甚多，從不曾見有燒紙之說。今人訛傳既久，將正經的話不說，開口都是異端，如親友死故，或贈，或賻，或弔，或唁，或輓，或襚，非助其衣食銀錢，卽慰以語言，濟以人力，字義可解；現在的人，一概不知道。只說弔紙二字，弔係安慰孝子的話，孝子現係活人，要這紙錠紙錢何用？讀書的人，俱奉孔子爲先師，孔子當日，以左騂爲弔，以麥舟爲弔，既爲孔子之徒，爲何倍先師之法，不以生人日用之物爲弔，甘從佛氏，以紙錠紙錢爲弔耶？由弔喪以至送殯上墳等，皆

把燒紙說在前頭，別的意思，俱不提，有不燒紙者，衆共以不孝責之。遇有沒子孫者，卽嘆曰：紙也沒人燒，流弊如此，言之何益！然吾盡吾心，何妨嘖有繁言，約而計之，不可解者二，大可笑者四，害人心術者三。人因肉身要吃穿，離不得銀錢使用，死後穿吃之身，已成灰土，靈魂無形無像，何處要用銀錢？真銀錢，尙無用處，請問這燒過的紙灰，要他何用？此一不可解也。紙起於秦漢，三代之先，未曾有紙，紙錢又起於唐；晉漢之先，未曾以紙爲錢，此皆有史冊可查。若果然死後要用銀錢，自開闢以至秦漢之人死後，何以度日？此二不可解也。天堂，是人的本鄉，應該預修歸天的正道，乃聽信佛家，預燒紙錠紙錢謂之冥資，寄於地獄之庫，以便死後取用，荒誕無稽極矣！人多信而行之，是其心已定於地獄，無怪乎告以天堂之正道，而如瞶如聾，此大可笑者一。各山進香，以燒紙爲首務，人家遇喜慶年節等，酬神獻愿，必彩畫神佛之像，加以黃阡鏤錠，擲地而焚之，烈焰將完，澆酒數滴，拱揖而回，奉行者，毫不爲

怪，豈卽佛家火葬之法耶？可以敬神，卽可以敬父母，爲何歲時伏臘，子孫不燒祖父之容？可以敬神，卽可以敬先師，爲何春秋丁禮，紙錠不燒，孔子之前？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二者必居其一，此大可笑者二。貪賍受賄，王法尙且不容，與受一同治罪；若果係無私正直之神明，不必問他是紙是灰，卽此假形爲像，亦難逃慧苴之疑，何敢公然獻媚？此大可笑者三。官街大路，憑人行走，若有阻撓罔詐之棍徒，必行拿究；今出喪之家，先用一人前走，手執紙錢，沿途撒放，謂之買路錢，豈神道中果有神棍耶？此大可笑者四。父母去世後，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係孝道中當緊之事，只說一件，便可類推。假如父母平日，最喜周濟貧窮親友，當掃墓之時，與其多燒紙錠紙錢，不如多備酒餚，共沾餘惠，此卽愛其所親之意。一有燒紙之事，自以爲孝道已全，諸事皆可緩圖，豈非一大害乎？助喪之禮好處甚多，旣可以盡人情，更可以濟不足，一有燒紙之事，自初死以至終喪，惟紙錠一掛，黃阡一股，便爲弔禮；一撮飛灰，毫無補助喪家

之處，豈非又一大害乎？修身貴乎實行，戒惡懼有後災，一有燒紙之事，自以爲多獻冥資，便成功德，罪孽雖多，消除亦易，僥倖之心，牢不可拔，此又害之最大者。以不可解之事，而被人笑談，害人心術，歷來守禮之家，未曾議及，大失杜漸防微之意。或言古人焚帛，今人焚紙，事亦相同；殊不知焚帛之禮，卽焚香燒燭之禮，表其誠敬之心，本無別爲，與此冥資之解，大相懸絕。雖古禮固當損益，而魚目並非夜光，豈不聞『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象人者，不可用，象金銀者，獨可用耶？在世不能點石爲金，死後倒能以灰爲寶，豈鏐鏐之灰，不同於別物之灰耶？假銀不能用於陽世，紙灰竟可用於陰間？豈人見之，爲紙爲灰，鬼見之，爲金爲銀耶？果爾，鬼應爭取之，何紙灰尙存陽世耶？由是以推，凡人世間，一切虛無假僞之行，未必不借端而起，身任易俗移風之責者，請熟思之！

『超度』：曾見佛家鐘鼓問答，內言梁武帝，因誌公而見地獄的苦惱，問他何

法可解，誌公說：鳴鐘一百八下，能除百八煩惱。故至今各菴觀寺廟，俱遵行不改。一說：念呪施食，只用九連環的錫杖，着地三築，地獄門即開，冥魂齊來赴會；又說：召請者非冥司之魂，係無主孤魂，念呪時，萬里之外，一時俱至。說雖不同，總不離「超度」二字。夫地獄，係天主所設困苦罪魂之處，即據彼妄言，亦有幽冥教主，地藏王菩薩，十殿閻羅等管理，若果鐘聲百八，苦惱即除，三築杖頭，獄門即破，今日之鳴鐘者，朝朝不斷，做法事者，時時常有，獄內必無苦惱，獄外又多讌會，其樂陶陶，刑罰不得而加之，是造物之權，反不如用物之人矣。獨不想天主於一物未有之時，造成天地人物，分別賞功罰罪之法，而宰制之。事無大小，終古不移，以天神魔鬼之力，尙不能稍出其範圍，豈有鐘聲錫杖，即能苦除獄破？果爾，則能於地者，必能於天，能於大者，必能於小，何不使人人共見之太陽，常在中天，除此黑夜？又不使年年一定之冬夏，盡轉陽春，除此嚴寒酷暑？且與其苦而後除，入而使出，何不使其常生在世，不苦不

入，更爲容易，乃共見者不能，一定者不能，容易者又不能，有何憑據，而信其苦除獄破也。此與賣假藥者相似，聲言預服此丸，夾打必不疼痛，犯人重價購求，到那夾打臨身，疼痛異常之時，更多一層怨恨。今不思欽崇天主，爲善立功，仰求真福，乃信此超度，恣意胡行，自謂死後，多做幾次道場，有何難事，到了萬苦齊攢，永無出頭之日，方悔生前悞聽人言。慟哉！信假藥者，受害不過一時。信超度者，受害必至無窮。請看梁武帝，既能因誌公而見地獄，又能因鐘聲而除苦惱，似此廣大神通，何以侯景之圍，誌公不施一法，聽其餓死臺城？卽此便知真假。可笑，至今尙有拜梁王懺者！此外如金橋銀橋，紙船焰口，蘭孟大會等名，千奇百怪，總因愚民甚衆，僧徒騙法又多之故。只就超度而言，侮讎之罪，世上已無相稱之刑，故所給度牒，俱寫囚僧。若非國家明正其罪，斷不肯以囚字辱之，雖正人豈無屈抑，此則名稱其實，如桀紂幽厲，百世不能改也。名不正，則言不順；彼既不能去自己之囚名，而大言不慚，能去冥魂之囚具，

惡顏極矣！

『修煉』：前代京兆楊廷筠，曾論老氏之學，謂其淺而易見，略曰：煉取三物，近在人身，不能作假，一也。藥物房中，理既不正，事亦不驗，難以哄騙明白人，二也。蓬萊弱水，既在方輿之內，又說與萬國不同，究其端委，無處掩藏，三也。秦皇漢武，求仙不遇，人所共知，仙籙仙符，明係奸徒偽造，難施變詐，四也。人君求而不得，公卿以下，無從點綴，宋眞宗之天書，道君之林靈素，雖極意恢張誇大，終不能以假亂眞，五也。然京兆楊公，雖以淺近視之，而世之貪心不已者，往往借內丹以掩飾外丹，又借外丹以支吾內丹，悟真篇序云：拔宅者八百餘家，飛昇者三千餘人，只服金丹一粒，化凡骨爲金剛不壞之軀，併引軒轅騎龍上昇之事爲祖，此卽掩飾支吾的口供。奈利之所在，不分眞假，人樂趨之；趨利之心一盛，無理亦爲有理，本係淺而易見，不煩深辨之事，竟到了不容明辨之時，害莫大焉。書之最甚者，莫過於東漢魏伯陽，所撰參同契，箋釋補遺，代有黨

援，而註解，則拉扯朱紫陽之名號，使後人不敢議其得失，可謂狡譎之至！然而大道爲公，豈因紫陽註解而卽是，不註解而卽非？其言曰：金液大丹，與釋家舍利子，儒家無極之英，異名同實，又云刀圭入口，人化爲仙，飛形拔宅，與天長年，此等援儒入墨，肆無忌憚之言，未必果經紫陽之手；況紫陽之祠墓現存，何曾飛形拔宅！所引歷代修仙之人，如淮南王劉安等，非受罪以死，仍災病而亡，求享下壽而不能；書之僞造，卽此顯然，毋容多贅。惟大義一明，則牛鬼蛇神之伎倆，如見其肺肝矣。大義維何？人之生有二：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身心是也，皮毛筋骨，血肉臟腑之類，皆與焉，總名之曰肉身。無形者，性命是也，明悟，記含愛欲，皆從而由焉，聽名之曰靈魂。心統於身，非靈魂結合之，必不能明理達道，性由於命，非天主降衷之，必不能從無而自有。凡論身心性命之學者，此爲大道之原，乃首先當知之大義也。有形之體，有始必有終，繫辭云：『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天地且然，而況於人乎？古來書傳



中，言之甚明，如大禹王所說『生寄死歸』，孔子所云『朝聞』『夕死』，洪範所開，五福內的考終命，皆明示人肉身必死，惟有靈魂，與身俱來，不與身俱歿，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物之成毀，由於造物主之全能，如春生秋肅，夜晦晝明，皆造物主主之。人惟有因時制宜，順受其正而已，雖至神大聖，必不能用人之力，使枯草復青，冷灰再熱。今吾身，亦萬物中的一物耳，溯其材質，出於父母，而五官四體，佈置安排，又係誰的力量？反心自問，非造物主所造之身耶？既知造物主所造之身，而欲洗髓伐毛，易筋換骨，是草可復青，灰可復熱矣，能乎？不能乎？無能造作，而反能修改，有是理乎？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養心莫善於寡欲，今用矯揉造作之法，變爲探陰補陽之邪術，不想寡欲的工夫，反做此污穢之行，是何道理？況這外形，原可由人擺佈，膏粱者多弱，貧賤者多強。且聞民間，有一種無恥頑徒，南方名竹山，北方名搗剝，煉成臀腿，代受杖笞，雖遇酷刑，毫無畏懼，恐金液大丹，尙未必有此效驗，以竹山搗剝不如之

法而騙人，金剛不壞，長生不老，與那燒鉛煉汞，偽造假銀的外丹，腹爲鼎爐，氣爲火候，嬰兒姤女，返本還元的內丹，同屬搗言，此大義之當知者，又其一也。知靈魂肉身之大義，卽知腹中神室等名，無非借端編造；知有形無形之大義，卽知真汞真鉛的藥物，盡皆影響虛無；知順受因時之大義，卽知宇宙在手，萬化生身的話，徒滋傲慢；知寡欲養心之大義，卽知互用陰陽，續命添油之法，總屬荒淫，從此可曉。然於神仙之虛妄，真正大儒，必不能自誤以誤人也。至若導氣舒筋，推拿等法，係因病而施，並不是修煉長生；長生之權，全在天主，修長生之道，全在愛主愛人；得長生之效，首在靈魂。倘能愛主愛人，求永遠真福之長生者，不必鉛汞鼎爐，如探囊取物，萬無一失。若欲倚靠自己修煉，人之生死，有天主一定的正命，只有不遵正命，服毒早亡，受刑先死之能力，從無不遵正命，煉神服藥，辟穀延年之內丹，物之品類，又係天主一定的材質，只有燒鉛成粉，煉汞成硃之能力，從無銅可變銀，砂能開點的外丹。如此說明，仍然

積迷不悟，貪鄙日深，少不得到那停牀喘氣之時，必以余爲知言；然而晚矣！

『娶妾』：人倫有五，而男女夫妻，生於天地萬物之後，道在君臣父子之先，爲五倫中首出之倫。惟生人之始，只有一男一女，配爲夫妻，並無一男二女，亦無一女二男，足見天主之定命，早已顯明。今卽就中國之字義而言，夫者孚也，與妻有中孚之信；又扶也，與妻有扶助之責。妻者齊也，與夫有均齊之位；又棲也，與夫有共棲之誼。從來名以義起，假使正妻之外，再娶偏房，夫失信，妻失助，位不齊，棲不共，現與夫妻二字之義，大不相合，上不遵天主之定命，下不合倫理之常情，一經說破，悖謬極矣。乃貪淫迷色之人，強借無後之說，以縱其私心，又引虞舜二女，文王小星，禮記娶妾等說，以文其邪僻；獨不思古制之不行於今者甚多：皇帝居室，未聞有土堦茅茨之遺，玉軸牙籤，不聞有竹簡漆書之舊，後人之損益，既然件件遠逾於古，前人之行事，豈無一二就政於今？且舜文之厚德

豐功，一言不及，而止說二女小星，豈舜文之所以爲舜文者，專在二女小星耶？况舜文之行，禮記之言，原在天主降生前。自天主降生後，一言一行，必遵天主之定命而後可。請看勝國遺規，尙不敢混行於昭代，今以前人一時之言行，而欲改天主永垂之定命，大非舜文明倫察物，昭事小心之本意。再查禮記一書，所開冠婚喪祭之條，現在遵行者，十無二三，何獨於娶妾一條，必奉之惟謹？至於無後之說，係孟子當時別有所托，不可以辭害義，若果無後爲大不孝，則孝經內，應該首先訓誡，爲何通部不言其罪？伯夷叔齊諸人，明知無後，反稱美之，宋處士林逋，隱居杭州之西湖，不婚不宦，朝野共嘉其清高廉潔，死後，謚曰和靖先生，豈有大不孝之人，可如此讚誦耶？當知孝與不孝，不在有子無子，弑父者，不因有子而卽仁良，盡孝者，不因無子而卽忤逆。又當知有子無子，不在有妾無妾，縱使因妾而有，有非其道，若說到家庭之害，不可勝言：夫妻必多反目，妻妾必起妬心，或妾生之子，私遭妻害者，有之；或妻毒難當，竟遭

妾害者，有之；或妻不能容，賣妾殺妾者，有之；或妻妾俱有子女，因各人護短，致生仇忿者，有之；或兄弟叔侄，因嫡庶之嫌，累世成仇者，有之；種種起釁生端，在所不免。幸而太平無事，止於諍語厲聲，或泣或訴，便稱治家有法。雖夫妻兩口，保無交謫之時，然恩愛性成，終難割捨。異常之變，事出偶然，此則不遵正道，必致後災。眼下之多艱，猶爲小事，更有棄髮妻而親娼妓，遠家室而近狡童，拂人之性，醜逾禽獸者，如此之類，亦因無後而然耶？人於別事，往往酌古準今，揆情度理，獨娶妾一事，任意縱行，不知利害；非不知也，驕奢淫佚之念，填滿於胸，卽古人未曾做過，亦不妨自我創興。若以余言爲妄證，古來多少無妾之聖賢不以爲法，何哉？人輕言濁，奉勸無能，欲盡愛情，尙陳片語。立女爲妾，人所共知，服事內房與奴同類，爲貪片時之僞樂，身前身後，受害無窮，卽論明哲保身之道，亦不應孟浪至此。獨不見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者，身且不顧耶？今爲守天主之定命，割此私情事雖難，比不得死忠死孝；况荒

淫，爲萬惡之首，而逆命更居首惡之先，彼克慾存誠，乾乾終日者猶恐懼不遑，何有於不畏天主之人？我是以不得不泣血椎心，欷歔嘆息以告之。『毀謗』：從來遭毀謗者，多在正道之人，語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今天主之道，係無可限量之高，何怪乎不可限量之謗，時起時發，只看天主耶穌，降生在世，三十三年，莫非遭謗之日，自初生以至被釘而死，不毀其異端，卽謗其謀叛。迨後宗徒，傳教萬方，承先啓後，迄今一千七百餘年，（足見本書成于二百年前也。校者案）致命者甚多，悉從毀謗而來。我等既願爲耶穌之弟子，只知行吾之所是，誰毀誰譽，聽之而已！當孔子時，門弟曾參，忽有殺人之說，其母明知必無之事，及連告三番，母亦投杼而起。今聽讒者，不同子母，造謗者，不止三番，少有不投杼而起者。然秦火尙不能燬三代之書，黨錮且不能滅名臣之跡，豈有天主親傳之正道，反懼人毀謗耶？現在教中刊布之書，不啻數百種，其大旨，總勸人不貪世福，克己安貧，以求身後永遠之天堂。若使人人信奉，不獨久安長治，且使民間奸盜詐僞之

徒，交相誡勉，改悔前非，正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也。彰明昭著之極，何踪跡之可疑？奉教人家，從末有不孝敬祖宗父母者。設有其人，卽犯教中愛人首誡，同人必共責之。所以素來不孝者，多因奉教而改其舊惡。若說不燒紙錠紙錢，便爲不孝，家禮不作佛事，先引人不孝矣！似此求全之毀，何足重輕？惟看晦而復明，自然通以去塞。今之毀謗者，安知他日，不爲大聖大賢耶！

24

531042

A.5

Knith

6.2.8